周季編略

周季編略

定海黃式三纂

愼靚王七名定顯王子

辛丑元秊春正月王踐位

燕王卽位噲無諡

秦王北遊至河上紀表惠王後五秊

齊迎婦于秦表宣王二十三秊

衞貶號曰君地獨有濮陽世家嗣君五秊

魏王任用惠施諸臣以來五十戰而二十敗所殺不可勝

數大將悉子爲敵所禽至是厚幣聘賢孟子軻至魏魏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對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魏惠王後十六季孟子史傳呂覽不屈合編是時魏王已稱王故孟子稱之曰王孟子季五十三故王稱之曰叟史表書此事于顯王三十三季者司馬子長知孟子適魏在惠蒙壽一季不知惠有改元後之季遂移之惠王三十五季也魏世家云襄王追稱惠王其失正同通鑑諸書知惠有稱王改元之事孟子至魏之季仍依季表于是改孟子王何必曰利等語王皆作君其失與史記同且如是則孟子至魏季止三十七不應稱叟居魏十八季何其久耶今依顧亭林日知錄王白田集任翼聖孟子攷江慎修羣經補義施樸齋孟子季譜正之任編壽此一季略異孟子言忠孝本仁義治化大綱非私利比也

鄒衍適魏魏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魏世家 孟荀傳

淳于髡適魏客請見髡于魏王魏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魏王怪之以詰客客告髡髡曰固也嚮見王王志在驅逐後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告魏王魏王大駭曰淳于先生誠聖人也此或撰諷左右或王自言之而忘之嚮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至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魏王欲以卿相位待髡髡謝去于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

璧黃金百鎰孟荀傳魏世家

壬寅二年秦敗韓師于鄢年表韓世家秦惠王後六年韓宣惠王十四年通鑑云秦伐韓取鄢

楚城廣陵楚表懷王十年

魏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何如謂名譽對曰臣聞王之慈惠也魏王欣然喜曰然則功將安至對曰王之功至于亾魏王曰慈惠善行也而亾何也卜皮對曰慈者不忍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與則不待有功有過不辠無功受賞雖亾不亦宜乎韓非內儲說上魏惠王後十七年

魏王會諸侯于臼里臼策作九此據韓非子或作九重作臼里形似將復尊天子

房喜謂韓王曰勿聽之也大國不欲有天子而小國利之王與大國不聽魏安能與小國獨尊事之韓策鮑注以爲魏安釐王韓釐王事大事記據韓非說林爲魏惠王韓宣惠王事今從之房喜韓非作彭喜古聲房彭同部

魏王罃薨年八十有二謚曰惠子嗣立魏惠王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于牛目鮑取車以牛及目則深甚壞城郭將爲棧道而葬羣臣請弛期更日者言雪甚而喪行民必病官費不給太子不聽羣臣以告公孫衍衍曰吾未能言之也能是其惟惠子乎告惠施施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夫太子曰然施曰昔王季歷葬于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

文王曰譆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于是出而爲之張朝欒水屚流水張朝帳似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日及之故得毋嫌于欲速葬乎今太子安曰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日此文王之義也太子從之紀年魏策呂覽開春今太子安曰五字依北堂書鈔雪部校

孟子軻居魏一年以新主立不似人君遂適齊孟子軻年四十不動心至是年五十有四齒德俱尊欲齊王就學而後臣之齊臣景丑等以爲失敬王之道孟子云千里見王非自鄒至齊乃公

魏至齊也據史記魏惠王卒于顯王三十六年則公魏適齊年未踰四十矣可見史記之誤也今從狄氏年譜諸書

癸卯三年春正月魏王即位後諡襄或諡襄哀依紀年通鑑諸書編史記惠王後襄王襄王後哀王此爲哀王元年攷世本襄王生昭王呂覽審應篇高注亦云昭王襄王之子則史記以襄哀昭爲三世誤矣參見顯王三十四年

秦以樂池爲相秦紀惠王後七年

蘇秦復約從山東諸國以楚王爲從約長于是楚齊趙韓魏燕六國之師其伐秦至函谷關秦出兵擊之諸國兵皆敗歪齊獨後本表秦紀楚世家合編楚懷王十一年齊宣王二十五年趙武靈王八年韓宣惠王十五年燕王噲三年賈子過秦云秦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遁而不敢進蓋指此而言于六國外加宋衛中山故曰九國

然論中如殺甯非孝公所據之地平原春申信陵廉頗趙奢非此時所用之人信筆言之未加攷實故六國九國之異以史爲正

義渠襲秦大敗秦師于李帛之下帛亦作伯乘諸國之約從伐秦也諸國從約方成陳軫告秦王曰義渠君蠻夷之賢君也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匹美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曰我將入魏公孫衍告我今諭矣因起兵襲秦秦策公孫衍傳

六國之伐秦也五國已偁王矣趙侯獨不偁王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本趙世家編通鑑大事記馬繹史書此于顯王四十

六秊段西崕長甚統紀表
書于赧王九秊皆誤也

魏王令惠施之楚公孫衍之齊將以測交也惠施先令人之楚言曰魏使二人之齊楚將測交也楚王聞之因郊迎惠施 魏策

孟子軻居齊齊王問齊桓晉文之事迺以王道對請制民產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歲饑言于齊王發棠邑之粟以賑民初孟氏之舍近墓軻少嬉戲踊躍築埋母仉氏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旁其嬉戲爲賈人衒賣之事仉氏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

乃設俎豆揖攘進退仉氏曰此眞可以居子矣稍長就學歸仉氏方織問曰學何所至矣對曰自若也仉氏以刀斷織曰汝之廢學若吾斷此織矣軻懼旦夕勤學不息至是迎養仉母于齊（孟子外書性善辯一　韓詩外傳九　列女傳三　遷志合編）

宋公自偁王是時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國甚彊（世家宋王偃十一秊）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而驕莊周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于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之曰取石來鍛之（鍛碎）也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頷下子得之

必遭其睉也使驪龍而寤子奚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必遭其睉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韲粉矣韲粉斷碎也亦作齏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秦王說之益車百乘反于宋見莊周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周曰聞秦王病醫破癰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舐其痔哉何得車之多也本莊子列禦寇篇張儀欲以魏合于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于齊楚

以按兵羣臣左右皆爲張儀言魏王聽之止惠施言惠施曰凡謀者疑也疑者誠疑以爲可者半以爲不可者半雖小事猶然況合秦韓攻齊楚大事也而羣臣皆以爲可其可也是其明邪而羣臣之智術如是其同邪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羣臣之智術又非皆同也是有其半塞也必刼主事秦者塞其半也魏于是不合于秦張儀陰令秦伐魏魏師敗魏策儀傳韓非內儲說上按兵韓非作偃兵

甲辰 四季齊臣多與蘇秦爭寵者使人刺蘇秦不死而走齊王求賊不得蘇秦將死謂齊王曰臣死車裂以徇于市曰

蘇秦爲燕作亂于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如其言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誅之依蘇秦傳蘇秦將死之言既以報仇且知身死必有以亂齊進言者如此則言者不聽矣此行譎于生前復行譎于死後也宣王二十六季

趙韓魏共伐秦秦使庶長樗里疾逆兵會齊師禦之秦敗韓師于修魚斬首八萬二千虜韓將鯁申差齊敗趙魏之師于觀津趙公子渴魏公子奐皆歿秦齊由是爭長秦紀以此爲惠王後七季事且誤與五國伐秦事聯合此據季表趙韓楚世家張儀傳參攷趙武靈王九季韓宣惠王十六季魏襄王二季秦惠王後八季秦紀以奐爲韓公子據表世家張儀傳韓師敗于修魚非觀津觀津之敗是趙魏非韓魏故易韓爲魏

張儀因魏師爲秦所敗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魏之地勢固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于韓則韓攻其西不親于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國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而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因錢財而爭者而欲恃詐僞反

覆之蘇秦謀一天下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魏不北而從道絕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國無憂矣且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魏恐魏之兵割楚以益魏虧楚而適秦以嫁禍安國此善計也彼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臣聞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願大王孰計之也魏王從之于是使惠施之楚言和秦楚用杜赫計陰使人以請和德秦不許魏遽和秦而使惠施反魏王不說迺

因張儀請成于秦既而楚亦使人講和秦于魏楚魏策張儀傳通鑑合編據策楚不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和德秦復令人講和秦于魏皆杜赫計也

秦復以張儀爲相楚魏和于秦也儀傳楚策

孟子軻之母仉氏卒于齊喪事陳臻治貨季孫郊治車咸邛蒙治器萬章治縗充虞治櫬公都或治饌陳代治牲樂正克治儀公孫丑治賓客孟子軻三日不食哭不止門弟子請曰古者五十不毀孟子軻曰五十也乎哉吾母亦吾猶孺子也歸葬于鄒居喪孟子外書狄氏編年

乙巳五年秦司馬錯擊蜀滅之年表秦紀張儀傳合編皆從蜀爲侯子是蜀絕實二事也

通鑑諸書以爲一役耳此下秦惠王後九年

秦伐趙取西都中陽趙武靈王十年趙世家漢地理志合編秦紀作中都西陽攻趙世家趙表惠文王十五年與秦會中陽卽此地理志西都中陽屬河西郡是

燕相子之與蘇代婚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于齊蘇代謂淯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比竝連也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于市人莫與言請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願獻一朝之費伯樂如其言一旦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于王莫爲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爲

馬食（為馬食貲云致馬資）湻于髡許諾乃入言之于齊王蘇代遂見用于齊未幾齊使蘇代報燕代譽齊王之美燕王曰齊其霸乎代曰不能燕王曰賢而不霸何也代曰昔齊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桓公不自事也今齊不信其臣代意欲激燕王厚任子之也燕王以為然遂委信子之有隱者潘壽燕使人聘之潘壽至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昔者堯讓天下于許由許由不受堯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未幾潘壽又謂燕王曰

禹薦益而以啟臣爲益吏及老傳天下于益而啟與其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于益而實令啟自取之今王屬國于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燕王因收吏印綬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于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燕策韓非外儲說右合纂潘壽燕策燕世家作鹿毛壽索隱引春秋後語作曆毛壽隱者一作鬭者燕王噲五年

丙午六年王崩謚曰愼靚太子延嗣立周本紀索隱皇甫謐說延作誕

趙侯自俌王召燕公子職于韓趙武靈王十一年燕王噲六年趙世家于是年書王召公子職于韓呂氏謂趙始俌王中山策犀首立五王篇吳注同

秦伐趙趙將英禦之趙師敗秦紀英作泥徐注一作莊泥此據季表秦惠王後十季

秦伐韓取石章秦紀韓宣惠王十八季

韓使韓辰歸魏陽及向魏城陽更名河雍城向更名高平紀季水經濟水注引同魏襄王四季

孟子輒反齊爲客卿依三遷志又狄氏編季齊宣王二十八季

滕侯宏薨諡曰文子立孟子輒自齊往弔季氏本謂孟子出弔是文公之喪故孟子自請行以盡存殁始終之禮觀王驩偕使孟子不言使可見

魯侯匽薨諡曰景子旅立據季表景公立于顯王二十六季始戊寅終丙午與世家二十九季合皇甫謐云元丙子終甲辰始終差二季旅世家作叔索隱云系本作旅稽古錄作旅

尹文子見齊王齊王歎國寡賢尹文子曰使國悉賢孰處王下齊王曰國悉不肖可乎尹文子曰國悉不肖孰理王朝齊王曰賢與不肖皆無可乎尹文子曰不然有賢有不肖故王尊于上臣卑於下進賢退不肖所以有上下也齊王又謂尹文子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子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辠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齊王俑善尹文子著書上下二篇其學主于正名亦孔子道之一其書引田駢曰天下之士莫肎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遊宦諸

侯之朝者利引之也遊于諸侯之朝皆志爲卿大夫而不擬于諸侯者名限之也又引彭蒙曰雉兔在野衆人逐之名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則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不爭此皆自申其正名之說也尹文子又曰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貪者之無用使不得用用與不用皆非我也因彼可用與不可用也又曰君課功黜陟故有慶賞刑罰臣各愼所任故有守職效能君不可與臣業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與謂之名正名正而法順也術之善者如此尹文子說苑君道藝文類聚二十御覽四百二舊謂尹文子學于公

孫龍晁氏讀書
志已辯之矣

齊王見王蠋（策作顏斶吳氏引春秋後語作王蠋）曰蠋前蠋亦曰王前齊王
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蠋人臣也王曰蠋前蠋亦曰王前
可乎蠋曰蠋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蠋爲慕勢不如
使王爲趨士齊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曰士貴
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蠋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
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有能得齊王頭者
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不如死士之壟
也齊王默然不說左右皆曰蠋來蠋來大王據千乘之地

而建千石鍾萬石虡天下之士皆來役處士之高者乃偁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甚矣斶曰不然斶聞禹之時諸侯萬國得貴士之力也當今之世南面偁寡者乃二十四由是觀之失士滅亡欲爲監門閭里安可得也哉是故無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堯有七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能虛成名于天下者無有也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偁孤寡不穀是其賤爲本與齊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

寡人自取病耳願請受爲弟子且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大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蠋辭去曰玉生于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士生于鄙野選則祿焉非不尊遂矣然形神不全蠋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皋以當貴清靜貞正以自娛依策及高士傳編蘇子瞻志林云戰國中有一方其藥四味一日無事以當貴二日蚤寢以當富三日晚食以當肉四日安步以當車與此異

齊有王斗先生造門見齊王齊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士爲好士于王何如使者復還報齊王因趨而迎之于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

稷間先生直言正諫不諱願受教王斗對曰王聞之過矣斗生于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齊王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今王有四焉齊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惟恐隕之焉能有四王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齊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騄耳王之駟已備矣世無盧氏之狗王之吞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齊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

治之王斗曰臣慮王得士終不用也王之憂國愛民能如尺縠乎齊王曰何謂也王斗曰以尺縠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爲其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以爲不如愛尺縠也齊王乃謝焉依策高士傳編說苑尊賢引眉于堯語略同

齊王爲大室三年而未能成羣臣莫敢諫春居謂齊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爲淫樂敢問荆國爲有主乎齊王曰爲無主春居曰荆臣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荆國爲有臣乎齊王曰爲無臣春居曰今王爲室其大益百畝堂上三

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不能成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爲有臣乎齊王曰爲無臣春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齊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晩也寡人請今止之遽召掌書曰書之呂覽驕恣新序刺奢合編新序春居作香居謚作蓋反作作留掌作尙近惠松雎明堂大道錄以此大室即世室春居諫而毀非也春居所諫是未成之巨室非舊存之明堂

齊王出獵于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齊王齊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邱先生不拜齊王曰父老以爲少邪謂左右復賜父老不徭役父老皆拜閭邱先生又不拜齊王召閭故閭邱先生對曰臣來

望得壽于大王望得富于大王望得貴于大王齊王曰天生殺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菑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閭邱先生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家子有修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可少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有時無煩擾百姓如此臣可少得富焉願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此臣可少得貴焉今王幸賜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請先生爲相閭邱先生曰王聽臣臣

願足矣勇用相乎說苑善說末依御覽六百三十三補
齊謀伐燕欲與趙連和使人獻書趙王曰臣一見而能令
王坐而致天下之名實竊怪王之不見臣而窮臣也羣臣
必多以臣爲不能也以臣爲不能者非它欲王之用兵者
也非然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智不足者也非然則欲
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者也臣能以齊順事王能亡燕
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齊致尊名于王天下孰敢
不致尊名于王臣以齊致地于王天下孰敢不致地于王
秦之彊以無齊故重王燕韓魏以無齊故重王今使王無

齊安能重于天下故勸王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以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恐王以天下之重取行于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孰慮有齊無齊之利害也 趙策

周季編畧卷七終

周季編略

定海黃式三纂

赧王八上王名延愼靚王子

丁未元年春正月王踐位

魯侯卽位後謚平

徙居西都本紀

秦入取義渠二十五城依年表秦惠王後十一年秦紀在後十年

秦使樗里疾伐韓敗韓師于岸門韓太子倉入質于秦以

和初修魚之役韓急公仲朋議以一名都賂秦與之共伐

楚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謀之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秦韓并兵伐楚此秦所禱祀以求也楚必伐矣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內宣言起師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韓信王之救己也韓縱不聽我將必德我決不雁行以來卽來秦韓不和楚雖受兵不爲大病也如韓聽我而絶和于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恃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結秦韓之仇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如陳軫計告韓將以楚殉韓韓王聞之果大說卽止公仲朋之行公仲朋曰以實伐我者

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而輕絕彊秦之敵王必為天下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于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絕秦秦王大怒益甲伐韓楚救果不至韓敗魏使公孫衍逆師救韓師至岸門亦敗秦遂伐魏降焦取曲沃出其民年表秦紀韓魏世家張儀傳參改據秦紀韓太子質秦在前年石章之役與此異韓宣惠王十九年魏襄王五年楚懷王十五年

韓王入朝于魏紀年

燕子之聽政三年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齊儲子謂齊王曰因而仆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將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統齊國小不足以爲先後然惟太子令之太子平自數黨聚衆使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百姓不說市被反攻太子搆難數月市被死國之死者數萬人無不恫怨齊王乃使匡章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齊禽子之醢之殺故燕王噲遂取燕太子平亡在燕世家索隱引年表云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又引紀年云子之殺公子平今年表云君噲及相子之皆死今紀年云燕子之殺

公子平不克與索隱所引迥異攷燕世家云子之亡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則平是時亡在可知嘗

是時秦與韓魏搆兵楚亦感秦韓之難趙再挫兩敗于秦至此甫安集其民趙王欲存燕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仇趙不如以河東地請易燕地于齊齊有河東趙有河北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强齊以燕趙輔之天下必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趙王曰善乃以河東地請易燕地于齊楚魏閒齊趙之易地果憎之楚許魏六城約以伐齊存燕楚使淖滑魏使惠施結趙定伐齊之策齊王恐問孟子軻孟子軻告

以置君公燕齊王不聽未幾楚趙魏伐齊之計爲張儀所敗而燕人逐齊師孟子所謂燕人畔者趙王納燕公子職使樂池送之燕人亦不受燕策趙策魏策季表徐注引紀季燕世家徐注參攷齊宣王二十九季趙武靈王十二季楚懷王十五季

孟子軻自齊致爲臣而歸當是時處士各角道楊朱墨翟之言游士方務于合從連橫以攻伐爲賢孟子軻欲正人心息邪說論性善則溯堯舜論征伐則法湯武論養氣則本曾子論願學則述孔子之道以不見諸侯爲守義以先師後臣爲尊賢以制恆產立學校與民同樂爲仁政以善

戰連諸侯者之並厥荆以勉其君之所未能爲忠盡其君之所不能爲賊一時皆爲迂闊而不近人情是以所如不合

孟子史傳後漢鄧禹傳太事記通鑑綱目參定孟子公齊自言由周而來七百餘歲以邵氏皇極經世金氏通鑑并編推之武王已戼伐紂至此已八百有九年是年不符據汇愼皆羣經稱義周武王卽位年戼非己戼皇極經世諸書周初自其和庚申以舟獄衍七十二年與史記魯世家所書不合其誤始于劉歆麻譜也依江說則自周初年戼至此丁未凡七百三十七年與秦子所言之年相符徐圖臣天元曆理云自武王已戼至秦昭王滅周乙巳凡八百有七年除武王伐商年十三年及赧王丁未後五十八年恰得七百三十六年劉歆作三統麻妄增三代年數以推合至朔妄也

秦封公子繇通爲蜀侯以陳壯爲相

年表秦紀華陽國志合集年表後一年秦

紀[illegible]通作通本[illegible][illegible]志條通作通[illegible]

齊王辟彊死諡曰宣子地立尹文子曰齊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己能用彊弓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關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說之然則宣王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說其名而喪其實依通鑑大事記宣王薨于是年史記年表書湣王元于齊顯王四十六年者非也所錄尹文子以呂覽壅塞北堂書鈔百二十五御覽三百八十九合集齊宣王之失實類此也人主之受蔽類此也齊世家云宣王十九年此據大事記則宣王二十九年通鑑改年表世家上增威王十年以合世家十九年之數不如大事記較年表世家下減湣王十年不誤也近王白田據史記

以疑孟子以孟子所傳宣王由傳孟子者有所諱而改之此拘守朱子之過也史記有孟子游齊事齊宣王之文仕齊公齊書俱在宣王之世燕策有孟子勸宣王伐燕之文宣王令章子伐燕之文其策中又言孟子問勸齊宣王曰今伐燕比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吳注云此當時所謂孟子勸齊伐燕者也勸齊伐燕必非孟子而齊宣王伐燕在位二十九年亦已明矣史記減宣王之二十九年爲十九年于是燕世家述燕策之文不得不改宣王爲湣王王白田謂孟子事湣王無事宣王事錢竹汀養新錄取其說然不足據也金仁山曰齊宣王伐燕孟子所見也以爲湣王則荀卿所聞也史記又所傳聞也不得以所聞所傳聞而疑所見

戊申　二年春正月齊王即位　後[illegible]湣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　據秦策編策文連下張儀適楚事秦惠王後十二年楚懷王十六年

秦王會魏王于臨晉立魏公子政爲太子　秦紀魏世家年表合纂張儀傳

云魏復事秦卽此年事也魏襄王六年

楚屈平作離騷言遭愁也離同罹遭也騷愁也本應劭平博聞彊識明乎治亂嫻于辭令初爲三閭大夫掌昭屈景三族之事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繼爲左徒入則與楚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賓客謀行職修楚王甚任之上官心害其能楚王使屈平造憲令方屬艸藁未定上官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譖于楚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成平伐其功以爲非我莫能爲也楚王怒而疏屈平屈傳離騷王注參定洪氏補注以此爲屈原始放之年未是也呂氏

田周傳載此于張儀說
楚絕齊之辨今從之
楚王魏王如趙趙世家武靈王十三年

楚王初用屈平與齊合秦王欲伐齊患齊楚從親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楚王旣疏屈平聞張儀來虛上舍以館之儀乃說楚王曰敝邑之王甚說大王儀所願爲門闌之厮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甚憎齊王儀所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與齊懽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大王而令儀亦不得爲門闌之厮也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于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使秦女爲箕帚

之交如是則北弱齊西德秦私商於之地以爲富一計而三利俱至事無便于此者楚王大說宣言朝廷云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羣臣見者皆賀陳軫後見獨弔之楚王怒問其故軫對曰秦之所以重楚者以楚之有齊也今地未得而先絶齊是楚孤也秦又何重乎孤國且先出地後絶齊秦必不爲也先絶齊後責地秦必負王是北絶齊交西生秦患兩國之兵必至矣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絶于齊使人隨張儀受地苟與地絶齊未晚也不與地陰合謀計也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弭口無言以待吾

得地遂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張儀此策中材所不惑而楚王聞陳軫言猶不能悟利誘之也甚矣利之能令智昏也于是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絕之使一將軍隨張儀受地于秦儀至秦佯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張子以寡人絕齊未甚耶乃使勇士宋遺借宋之符北罵齊王秦早使人適齊請和齊王意未決也既罵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齊秦之交既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使者還報楚王大怒欲發兵攻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楚王曰可軫曰王今已絕齊而責欺于秦是合齊秦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不如

割地賂秦與之并力攻齊是我亾地于秦取償于齊也楚王以軫爲非計與將軍屈匄讓伐秦秦策楚策秦紀楚世家張儀傳新序節士合纂淇容齋隨筆九卷曰賂秦攻齊策尤乖繆齊本與國定割地致幣卑辭謝鼻復求其援而反欲攻之軫說繆矣式三按屈原思合齊以報張儀之恥見下四季淇說本屈意也

孟子軻適宋遇宋牼于石丘孟子軻曰先生將何之牼曰吾聞秦楚搆兵將言其不利而罷之也孟子軻曰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說于利也懷利相接而不亾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說于仁義也厺

利懷仁義以相接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孟子軻既至宋謂戴不勝曰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未幾公宋宋王餽金七十鎰受之後適薛薛孟嘗君文餽金五十鎰受之宋王偃十六年孟子亦適宋宋尚未偁王此偁宋王則先儒謂孟子再至宋非無據也陳臻言前日齊餽今日宋薛餽非必在後相此不遺據任氏孟子約旨施氏讀孟質疑編此宋失方木宜齊野乘云孟嘗君非不招致孟子而孟子不有就後儒因其讜論之正而消用之然非事實也宋牼莊子作宋鈃即宋榮子莊子云不累于俗不飾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見侮不辱救民之鬭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式三按孟子以仁義爲王道即以銷一時

之兵禍未嘗以不利說秦楚罷兵秦楚必以利而貪構兵故孟子闢之時居州一時係人事不可攻惜哉

秦使庶長樗里疾興師伐趙虜趙將莊豹拔藺年表趙世家秦紀樗里傳合集趙世家年表莊豹作趙莊秦紀作莊此從樗里傳。

楚杜赫欲重景翠請東都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如張羅者張于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于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于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于大人大人輕君施于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徒費財焉請君施于今窮士之必將為大人者則能得所欲矣東都君以為然遂重施景翠

壞翟自昆名聞諸侯東周策此時王在西周則東周爲小國

己酉 三年秦王魏王會于蒲阪紀年水經河水四注引紀年同秦惠王後十三年魏襄王

七年

楚將屈匄伐秦楚世家懷王十七年

越王使公師隅聘魏獻舟三百箭五百萬及犀角象齒紀年水經河水四注引略同越王無疆四十四年越聘魏蓋爲伐楚計也

秦魏章樗里疾逆師會齊韓之師伐楚大破楚師于丹陽斬甲士八萬虜其將屈匄及裨將逢侯丑等七十餘人策紀表楚韓世家張儀樗里子傳參定通鑑大事記不書會齊韓之師攻韓世家云與秦攻楚敗楚將屈匄張儀傳云秦

齊共攻楚殺屈匄秦策云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于杜陵杜陵策又作杜陽卽丹陽也此據楚世家作丹陽

韓宣惠王二十一年齊湣王二年

秦魏章甘茂將兵略定楚漢中地六百里合所得巴蜀地置漢中郡據秦紀楚世家張儀傳甘茂傳華陽國志通鑑大事記合纂

韓王羨謚宣惠子倉立世家表同

秦封樗里疾爲嚴君樗里傳

楚使景翠違師圍韓雍氏因韓之助秦戰丹陽也韓求救于秦秦未爲發兵下殽適公孫昧入韓公仲朋曰子以秦爲將救韓乎昧曰秦王言道于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

于三川以待公聆不合罷矣公仲朋曰子以爲果乎對曰秦必祖張儀之故智楚威王之攻魏也秦用張儀計使魏楚大戰而秦收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救韓而實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公戰勝秦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公戰不勝秦塞三川以守之公不能救雍氏也竊爲公危之司馬庚三反于郢甘茂與昭魚遇于商於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公仲朋恐曰然則柰何曰不如以國合于楚秦必委國于公以解伐猶之不失秦也公仲朋從之秦師果發助韓攻楚于是楚遂解雍氏圍韓求救以下見韓策及韓

世家世家編于韓襄十二年則在甘茂已去秦之後與本文不符據徐廣注編此助韓攻楚見楚表與韓策相符韓世家秦紀有誤字正之秦紀齊世家所言圍雍氏年數與此相符

楚復恐兵襲秦秦大敗楚師于藍田楚世家

韓魏襲楚至鄧楚之困也秦策楚世家及屈原傳

燕人立太子平爲王策世家年表參定平後諡昭據世家索隱引表及紀年平以所立非平與

此役異辭見前

越王興師伐齊齊使客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霸矣計越之所以不伐楚者爲不得韓魏也韓魏固不敢攻楚如邪越必將其攻楚必至覆軍殺將此韓魏之所以

不事越也越王曰所求于晉者不待頓刃接兵何況攻城圍邑乎願魏兵聚大梁之下願齊試兵南陽莒地聚常郯之境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閒不東商於析酈宗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是齊秦韓魏皆得志于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猶不耕而穫也不此之爲其失計何如也齊使者曰人之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所待于晉者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待于晉越王曰如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景翠

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大于此乎故願王之轉攻楚也

于是越王遂命釋齊而伐楚事見越世家云當楚威王時又云齊威王使人說越王竝誤且齊威王時楚威王未立葉大慶攷古質疑據此爲通鑑齊威王後于史記十年之證尤謬觀上言楚取秦曲沃景翠圍雍氏季子以周校定爲此季事

齊圍魏煮棗秦使樗里疾助魏擊齊虜齊將聲子于濮秦復使到滿助魏伐燕年表齊魏世家秦紀

初秦之未救魏煮棗也蘇代謂楚陳軫曰臣願有謁于公其爲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爲福不成亦爲福今者臣聞客言魏王謂韓公仲朋及秦張儀曰煮棗將拔齊兵又進子

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則寡人何所恃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旬餘不東向則魏轉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陳軫曰柰何使兵無東向代曰韓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朋以為魏必曰朋將以秦韓之兵東卻齊因而摶三國之兵毋屈匃之徼南割于楚必盡得故地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為魏必曰儀將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因而摶三國之兵毋屈匃之徼南割于楚而易三川而歸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地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易三川如是則韓之兵不用而得地于楚韓朋

東兵之辭且謂何秦兵不用而得三川則張儀東兵之辭且謂何于是魏將韓秦韓而事齊楚楚取地于魏是事成而爲禍也如秦韓之王劫于韓朋張儀而東兵以御魏公常執左券以責于秦韓此其善于公而惡張儀者多資矣依齊世家編見秦救魏煮棗實出張儀之策而張儀之卒見惡于秦非一端也左券索隱云左不正也正義云左券下右券上皆是也上券爲正卽成爲禍也下券不正卽不成之禍也秦樗里疾與張儀不相善張儀勸秦王重樗里疾而使之楚因令楚王爲疾請相于秦張儀廼謂秦王曰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爲國也今身在楚楚王因爲之請相于秦

臣聞其言曰王欲窮儀于秦乎臣請助王楚王以爲然故爲之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矣秦王聽儀言遂不信樗里疾依秦策編纂氏以此屬秦武王時事誤也當屬惠王時事惠王从樗里疾在秦孝[illegible]謂公孫衍云起樗里疾于國邑也策云樗里疾出奔未可據

魯用樂正克爲政據施樸齋彥士孟子譜編魯平公三年

庚戌四季春正月韓王卽位後置襄

燕王卽位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往見郭隗曰寡人地狹民寡齊人取薊八城匈奴驅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位恐宗廟社稷危存之有道乎

郭隗曰有第恐王之不能用賢也燕王曰孤知燕小力薄不足報仇得賢士共國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敢問得士有道乎隗對曰有臣聞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北面詘服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後息先問後默則十己者至人趨己趨人問己問則若己者至馮几據杖目指氣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致士之道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

臣士必趨于燕矣燕王曰寡人將誰師隗對曰臣聞古之君有以千金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請求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于是不朞年千里馬三至今王誠欲致士隗請爲天下士開路隗且見事況賢于隗者豈遠而不至哉于是燕王爲隗築宮而師事之（孟子所謂學而後臣當時以爲駭尊君卑臣誰知貴賢尊賢之義本一乎而郭隗猶知此禮是表周之碩果也至其自請爲師圖亂不能壹守禮不必過求矣燕係說苑君道通鑑合纂）

鄒衍如燕燕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

宮觀往師之衍乃作主運本孟荀列傳編又封禪書云騶衍以陰陽主運顯于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騶衍之流與如此

秦伐楚取召陵秦紀秦惠王後十四秊楚懷王十八秊

秦使張若與張儀築蜀成都左太沖蜀都賦注引揚雄蜀王本紀云惠王二十七秊拔惠王壽十三秊後十四秊是二十七秊

楚請割兩城以求和于秦秦要楚欲得黔中地請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不忍言張儀乃請行秦王曰楚將甘心于子儀對曰臣善其左右靳尚尚得事楚王之嬖姬鄭袖袖所言皆

從且秦彊楚弱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遂使楚儀傳楚世家合纂楚世家云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與儀傳略異

魏使翟章伐衛拔城二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衛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遣之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閼與約斬趙趙分為二所以不亡者魏為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于秦與其以秦醳衛不如以魏醳衛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許之如耳乃見魏王曰衛周室之別也固多寶器矣今器不出者其心以為攻衛醳衛不以王為主故寶器雖出而不入于王也臣竊料

之先嘗辟衛者必受衛實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辟衛之言告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魏世家季表紀季合纂辥釋通見史正義魏秦王八季衛嗣君十四季成陵君蓋諜從衛者非衛章衛章見後

秦張儀至楚楚王使囚之將殺儀私于靳尚靳尚謂鄭袖曰夫人亦知將賤于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必欲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爲媵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鄭袖曰奈何靳尚曰不如爲張儀言而出之于是鄭袖日夜言于楚王曰臣各爲其主耳今地未入秦秦使張

儀來待王甚重王未有禮而殺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毋子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楚王乃命赦張儀楚策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鄭袖知王之說新人也亦甚愛之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玩具擇其所善而爲之愛之甚于王王曰婦人之妒者情也鄭袖知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袖知王以己爲不妒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必掩子鼻新人因掩鼻王謂鄭袖曰新人見寡人則掩其鼻何也鄭袖曰妾知之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袖曰似惡聞王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鄭袖姦僞類如此張儀既赦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主明以嚴將智以武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必先亡彼爲從者無異于驅羣羊而攻猛虎也羊之與虎不格明矣而從人飾辯高

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爲矣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方並也浮汶江而下浮過也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一日行三百餘里不費牛馬之力不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矣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大王誠能聽臣請令秦楚長爲昆弟之國終身不相攻伐計無便于此者于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遂許之先是楚王聽張儀之欺自恨不用屈平而至此乃復用屈平屈平因受命使齊思合齊以報張儀之恥

屈平自齊反張儀既釋且許事秦平憤之諫曰大王受欺于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必烹之今縱不殺之又聽其邪說乎楚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旣許黔中後背之不可卒許張儀楚世家及屈傳云懷王悔追張儀不及新序節士同與此歧異今據儀傳參用新序節士使齊之事儀去楚遂適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卽麥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不過三十萬如除守徼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不勝計以秦伐韓無異墜千鈞于鳥卵之上必無脫矣彼從人甘言好

辭不顧社稷之長利詿誤人主無過于此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不事秦則危雖欲無亾不可得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于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以說秦計無便于此者韓王又許之張儀歸報于秦秦王封以五邑（五通鑑作六）號武信君復使張儀徧說齊趙燕于是張儀東說齊王曰天下彊國莫如齊大臣父兄殷衆富樂莫如齊然爲大王計者皆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

者必曰齊西有强趙南有韓魏雖有百秦無奈齊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實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隨以危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者齊大而魯小也齊之與秦猶魯之與齊四戰四勝秦國巳破矣是何故也秦强而齊弱也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國韓獻宜陽魏效河外趙王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淄卽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齊王許事秦遂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雖僻遠然而心忿悁含怒之日

久矣今秦有敝甲彫兵願渡河踰漳合邯鄲之下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所信爲從者恃蘇秦蘇秦徙熒惑天下自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秦楚爲昆弟國而韓魏偁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斷右臂而能與人鬬乎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出師渡清河軍于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皋驅韓魏而軍于河外一軍軍于澠池約四國以攻趙趙破必四分其地策破史記儀傳及通鑑皆作服形相似而譌臣不敢匿意隱情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面相見口相結請按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恩許割地謝過

以事秦張儀北之燕說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幷代與代王宴以金斗尾擊殺之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至今有摩笄之山其以趙王爲可親邪今趙王已入朝澠池割河閒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且今趙之于秦猶郡縣也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燕王從之獻恆山之尾五城以事秦張儀旣約齊趙燕方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薨太子蕩立太子蕩素不說張儀于是韓魏趙燕齊楚連越復合從國策秦紀張儀傳所稱士合

案逸趣事見秦紀齊湣王三年趙武靈王十五年趙王無彊四十五年

秦惠王絫喜墨氏之徒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其子殺人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以此聽寡人也腹䵍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而令吏不誅腹䵍不可不行墨子之法遂自殺其子墨者秉法不私法其子迺如此與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惠王惠王問于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而疏已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其爲人也

徒險將舊其說以取少主也惠王聽其言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惠王惠王弗聽疊者之相傾軋又如此疊者有田鳩欲見秦惠王三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之于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遂見惠王田鳩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疊者之急于趨時也又如此本呂覽厺私厺宥首時合編厺宥云惠王老而智衰今附編于[illegible]後

魏公孫衍仇張儀以秦惠王之黨欲窮儀李讎謂公孫衍曰使秦召甘茂于魏召公孫顯于韓起樗里疾于國三人皆張子之仇也如用之則天下皆知張子之無秦矣本秦策編

無秦猶諸侯知張儀無權寵于秦也見高注

孟子輙適魯以不遇而歸魯侯聽嬖人臧倉之譖也據季明儒孟子事蹟圖譜儒孟子年譜編

蜀相陳壯弒蜀侯繇通叛秦復求降秦紀年表華陽國志合攷據甘茂傳事在惠王卒後故編此秦紀書于惠王卒之歲華陽國志後二年甘茂傳以蜀侯為煇誤表志可攷

辛亥五年春正月秦王即位後謚武

秦使甘茂司馬錯定蜀誅陳壯秦紀甘茂傳年表華陽國志合集華陽國志後一年

秦韓珉與韓公仲朋善秦王疑之客卿為韓說秦王曰韓珉之議知其君不知其國今王正位張

儀之貴不得議公孫衍是從臣不得事大臣也公孫衍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得事近臣也（鮑注從臣謂儀大臣謂衍近臣謂甘茂吳注大臣張儀甘茂近臣公孫衍）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則羣臣之賢不肖可得知也王之明一也公孫衍嘗捷于齊韓而不加貴則大臣不敢爲諸侯輕國矣齊韓嘗因公孫衍而不受則諸侯不敢因羣臣以爲能矣外內不相爲則諸侯之情僞可得知也王之明二也公孫衍樗里疾請無攻韓王猶攻之甘茂約楚趙而反約魏將攻宜陽王猶校之也羣臣之智無幾于王之明者臣故願公仲朋之以國待王命而無

由左右也韓策據此則張儀未逐甘茂樗里疾已用此張儀之所以不安于秦也韓襄王二秊

秦王既衆不說張儀左右復惡之曰儀事先王不忠言未已齊復使人讓張儀儀懼誅因謂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秦王曰柰何儀曰爲秦社稷計者必曰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儀願乞不肖身而適魏齊魏兵結王以其閒伐韓入三川以兵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于魏齊策儀傳魏襄王九秊

齊伐魏魏使公孫衍將戰于承匡不勝張儀因謂魏王不

用臣以危國魏因相儀齊聞魏之相儀也復議興師伐魏

魏王恐儀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使之齊齊楚事畢因

告齊王以秦入儀于魏之故且曰王如伐魏是王內自罷

廣鄰敵而信儀于秦也是王之厚託儀于秦也齊王以爲

然乃解兵魏策齊策張儀傳齊湣王四年

張儀既相魏逐惠施惠施之楚馮郝謂楚王曰逐惠子者

張儀也而王親惠子是欺儀也宋王賢惠子不如納惠子

于宋而謂張儀曰爲子勿納也儀必德王惠子窮人而王

奉之亦必德王楚王從之乃納惠施于宋惠施既至宋與

莊周為友互相論辯莊周曰惠施之意以為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不與眾適也惠施死莊周送葬至其墓顧謂從者曰夫子之死也吾無與言之矣楚策莊子徐無鬼天下篇合纂宋工

[illegible]十九年楚
懷王十九年

秦伐義渠丹犂秦紀

趙王遊大陵歸夢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

沓之樂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𡵨廣閒之因夫人而納其女娃嬴（母姓嬴故曰娃嬴見論衡二十二紀妖篇）娃嬴孟姚也孟姚有寵生子何（趙世家武靈王十六年）

秦王魏王會于臨晉（秦紀季表通鑑）

張儀既合秦魏欲連齊以爲横公孫衍欲敗之適衍儀俱至衛衍謂衛君曰衍非有怨于儀特所以爲國者不同耳君必解衍衛君爲告儀儀許諾因爲之參坐于衛君前衍跪行爲儀千秋之祝明日儀行衍送之至于齊齊王聞之怒于儀曰衍吾讐也儀與之俱必與衍鬻吾國矣遂不

聽儀齊策觀此則儀爲衍所欺也小人之姦詐如此

洛水溢入東都山水大出紀年云洛水入成周

壬子　六年秦初置左右丞相以樗里疾爲右丞相以甘茂爲左丞相甘茂師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秦紀秦列傳秦武王二年

張儀卒于魏初蘇秦張儀皆師事鬼谷子二人既貴鬼谷子遺書責之曰若二人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盪其根上無徑尺之陰下被數寸之瘡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哉所居然也又不見嵩岱之松柏華霍之檀桐乎

上枝干青雲下根通三泉千秋萬歲不受斧斤之傷此木竟與天地有骨肉哉所居然也儀傳揚子法言十一眞隱傳合集魏襄王十季儀傳云相魏一季而卒卒與魏世家合表于五季書儀卒紀季載于三季失之法言曰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詐人也聖人惡諸然則子貢不爲與曰亂而不解子貢恥之說而不富貴儀秦恥之式三披儀秦定論法言是矣然儀秦富貴究何足恃哉讀者思之仙傳拾遺云鬼谷子姓王名栩疑不錄

公孫衍自魏入仕秦後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據衍傳編按顯王四十四季衍佩齊燕趙之相印此兼楚魏而言中山策有犀首立五王篇難據信

趙王出九門築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趙世家武靈王十七季

十月魏霖雨疾風河水溢酸棗邪紀季水經河水注引同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與寡人爭辭寡人數窮苦奈何甘茂曰王勿患也其健者來使則王勿聽其事其需弱者來使則王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制之秦策

癸丑七年秦王韓王會于臨晉外秦紀韓世家秦武王三年韓襄王四年

秦樗里疾出相韓未幾卽歸秦出相韓見秦紀歸秦見下甘茂語

秦渭水赤三日秦紀

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如是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秦王令向壽輔行甘茂旣約

魏魏許之使向壽先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向壽歸以告秦王迎甘茂于息壤問其故論息壤者皆取山海經淮南子爲據朱子楚辭注亦同息生也土生長不已也此則地名耳未必土自生長也對曰宜陽大縣也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背數險行數千里而攻之難矣昔魏文侯令樂羊攻中山三年拔之樂羊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奭挾韓而議王必聽之策中公孫郝史皆作奭郝奭通用此甘傳作奭策作衍是王欺魏而臣徒受韓朋之怨也朋一作馮朋馮聲近又作侈朋侈形似曾參處費費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而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

若有頃一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況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不若曾子之母疑臣者不啻三人啻策作適古聲同止也史作杼臣恐王之投杼也王曰寡人勿聽也請與子盟于息壤秋甘茂庶長封伐宜陽五月不拔樗里疾公孫奭果爭之王果聽之召甘茂欲罷兵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兵而攻之秦策秦紀新序襍事二合纂魏襄王十一年

秦王魏王會于應魏世家

楚使召滑仕越越國亂以下十年拖蛸語逆脽編此

秦王封其子煇為蜀侯華陽國志

東都武公之共太子死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司馬翦謂楚王曰何不以地資公子咎而為之請太子左成謂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智困而交絕于周也不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令楚王資之以地由是公子果為太子古本脫策編入東周史記誤作西周鮑本從之非也公子果為太子果名本周策見下篇史記作果公子咎為太子與策不合周紀編此事于安[illegible]之世從之楚懷王二十一年

齊王以地齎周最請東都君立最為太子既立公子果司

寇布為冣謂東都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冣不肯為太子也臣為君不取也函冶氏為齊太公買良劍鮑曰田和太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折謂折閱吳依高注是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言必有識此寶劍者今君之使冣為太子獨知之契也契一書兩札各執一札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謂君實立果而讓之於冣以嫁之於齊鮑曰嫁猶賣也言欺齊君為多巧冣為多詐君何不買信貨哉奉養無有愛於冣也使天下見之鮑曰愛猶吝此事承上以顯偏觀此知立果不立冣

甲寅八年春正月趙王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事五日而畢趙世家武靈王十九年

楚王以秦之攻宜陽也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為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王舍之勿據也韓朋之智于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于麋麋知獵者張網而驅己也因還走而冒人獵者知其詐偽舉網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國明知此多詐偽舉網而進者必眾矣王舍之勿據也韓朋之智于此困矣楚王不聽使景翠救韓宜陽東都君謂周最曰宜陽城

方百里材士十萬輿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周蔡對曰甘茂羈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無功則削迹于秦秦王不聽父兄羣臣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以爲宜陽必拔東都君曰子爲寡人謀將柰何對曰君使人謂景翠曰公爵爲執圭官爲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不勝則危不如待秦秦果拔宜陽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敝也必以寶事公韓公仲慕公之爲己乘秦也亦必盡其寶東都君如蔡計告景翠景翠乃緩兵東周策楚策楚懷王二十二年秦武王四年韓襄王五年

秦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肯甘茂曰我羈旅也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也今攻宜陽不拔公孫奭樗里疾挫我于內公仲朋以韓窮我于外是無茂之日矣于是出私金以謚公賞且下令曰明日鼓之而不下因以宜陽之郭爲墓乃拔宜陽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韓使公仲朋入謝于秦以請平方宜陽之未拔也馮章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乘吾敝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懽之楚懽而師不進韓必孤無奈秦何矣秦王曰善使馮章許楚漢中而旣拔宜陽楚責漢中于馮章馮章謂秦王曰王遂亡臣而謂

楚使曰寡人固不以地許楚王 秦策 秦紀 甘茂傳

楚王以宜陽之役我爲秦不爲楚將以師入寇蘇代說楚王曰晉周之助秦過于楚者欲令周入秦也周知其不可解必入于秦此爲秦取周之精者也爲王計之周親秦楚善之不親秦楚亦善之如是則周疏于秦入于楚矣楚兵乃止 周紀

楚大興師伐越大敗越師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無彊子玉復收餘兵北保琅邪而諸族子爭立于越居浙江之東南或爲王或爲君各保夏祀 越世家 越絕書合纂 越王無彊四十九秊 觀明秊昭雎東

取地于越語
逆推編此

秦令樗里疾以車百乘來我迎之以卒甚敬楚王怒使人來以爲西都君重秦客也游騰謂楚王曰昔智伯欲伐厹由遺之大鐘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厹由卒亾無備故也齊桓公之伐蔡也號言伐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厹由戒之策戒一作成史作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亾國而憂大王楚王乃說西周策樗里傳據傳在拔宜陽後編此

秦相甘茂與公孫衍有隙秦王惡衍與之私語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竊聽之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秦王賀王得賢相秦王曰寡人託國于子焉更得賢相茂對曰王將相衍秦王曰子何聞之茂對曰衍告臣秦王怒衍之泄也乃逐衍衍適魏秦策

魏太子政朝于秦季表魏襄王十二年

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臏八月秦王蕩薨謚曰武無子異母弟稷立誅孟說皋及其族據秦紀趙世家編甘茂傳云拔宜陽武王竟至周而卒于周與秦紀異

秦武王衆驕忿一日與中期爭論不勝大怒將舉之或謂武王曰中期悍人也幸遇明主耳向使遇桀紂必殺之武王乃不舉拔韓宜陽之後武王驕甚或又謂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者兵勝而不驕霸者主約而不忿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今王廣德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以重者惟始與終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晉陽卒為三家笑吳王夫差棲越于會稽勝齊于艾陵

爲黃池之遇無禮于宋遂爲句踐禽身魏惠王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拘于秦鮑曰拘[illegible]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兩周之疆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不能爲尾恐有後患如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于九十言止于九十里者居其半也高注鮑注皆誤此言末路之難武王病醫扁鵲見之武王示以病扁鵲請治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武王以告扁

鵲扁鵲怒而投其后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以此知秦國之政也則一舉而亡國矣秦策式三拔扁鵲黃帝時之醫後之善醫者遂以扁鵲爲號史記云扁鵲治趙簡子病簡子卒于元王元元年丙寅距此一百六十餘年則非一人明矣史記云扁鵲勃海郡鄭人姓秦名越人周禮釋文引史記云姓秦名少齊越人是名字難攷也徐廣曰鄭人當爲鄭鄭縣屬河間揚子法言十曰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是里居難攷也讀古書者如此類存疑可矣

秦以芈八子爲宣太后聽政八子官名嬀宣太后之同父弟曰芈戎爲華陽君新主之同母弟顯爲高陵君市爲涇陽君索隱云涇陽君名悝焉也後涇陽君爲質于齊索隱云名市是秦紀葉陽君名悝見後五十三年而魏冄宣太后之異父弟也以立新主有功宣太后以冄爲將軍

衛咸陽稷侯傳

趙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山與肥義謀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肥義曰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殆無顧天下之議矣昔舜以舞化有苗禹袒入裸國欲以要功也王其遂行之趙王曰吾不疑也愚者所笑賢者戚焉戚造通世家作察雖毆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是時國人皆不欲公子成偁疾不朝趙王使王孫緤請之曰家聽于親國聽于君寡人作教易服而公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行政先信于貴顧慕公叔之義以成

明服之功公子成曰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儀型也今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不可繅還報趙王乃自往請曰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被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鯷冠秫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于已而不非者公于

求晉也今吾國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利自恆山以下代上黨以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將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東胡林胡樓煩名三胡秦韓之邊先是中山負齊之彊侵暴吾地係纍吾民引水圍鄗微社稷神靈則鄗幾于不守先君醜之故寡人變服騎射欲以備四境之難報中山之怨而公叔惡變服之名忘鄗事之醜非寡人所望也公子成聽命乃賜胡服明日服以朝于是始出胡服令而招騎射焉趙策趙世家

楚伐韓圍雍氏韓公仲朋告急于秦秦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朋是時因甘茂茂乃爲韓言于新王曰公仲方恃有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殽公仲將仰首而不朝公叔將以國南合于楚楚韓爲一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新王曰善乃下師于殽以救韓楚解圍而去

楚圍雍氏之事韓世家集解引徐廣注甘茂傳索隱引劉氏注已不同近儒徐氏紀年統箋以甘茂傳之事屬之赧王十五年不知甘茂自秦奔齊事在九年安得十五年猶爲甘茂請救韓之事其誤矣梁氏史記志疑以爲楚圍雍氏止有一役在赧王九年秦昭元年甘茂未奔齊之前于甘茂傳雖合而于韓世家之文究不可解陳氏紀年集證尤不足信據馬氏繹史楚

圍雍氏有三其一則秦惠王後十三年秦敗楚屈匃于丹陽楚王悉韓而圍雍氏在赧王三年其二則秦武王卽昭王新立戰國策韓令使者求救于秦與甘茂傳所言此役也其三則韓釐王十二年公子咎與幾瑟爭國進令楚圍雍氏在赧王十五年今從馬說

乙卯九年春正月秦王卽位後謚昭亦曰昭襄

秦使向壽平宜陽守之又將伐韓韓公仲朋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可懼也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謂必可以獲封今公與楚以解口秦地名封令尹以桂陽史作杜陽秦楚合復攻韓韓知亡公仲將逐其徒以私關于秦願公孰計之向壽曰我合秦楚非以當韓也爲我告公仲

曰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曰願有復于公公孫奭黨于韓甘茂黨于魏故王不信之今秦楚爭強而公黨于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也人皆言楚之多變而公信之（信策作必義同史作必亡則必無變）是自爲責也（責策作貴今從史）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則無禍矣韓先以國從公孫奭後委國于甘茂是韓公之仇也今公言善韓以待楚是外舉不避仇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蘇代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難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蘇代曰公奚不以秦爲韓求潁川于楚此乃韓之寄

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于楚而以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在秦也秦楚爭彊而公徐讓楚以收韓此利于公讓策與史作過徐廣曰一作適今定作讓向壽曰吾何利蘇代曰甘茂欲以魏收齊公孫奭欲以韓收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公孫奭甘茂無事也未幾甘茂竟言于秦王以武遂歸韓向壽與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是怨讒甘茂已而秦王疑甘茂之以武遂解于公仲朋也杜聊又謂秦王曰韓朋願因茂以事王秦王由是大怨甘茂韓策甘茂傳季表韓襄王六季

秦嚴君樗里疾將伐衛攻蒲蒲守恐請胡衍謀之胡衍爲蒲謂樗里疾曰公之攻蒲爲秦乎爲魏乎爲魏則善矣爲秦則不賴矣賴猶利夫衛之所以爲衛者以有蒲也今伐蒲蒲恐亡衛必折而入于魏魏亡西河之外而弗能取者弱也今幷衛于魏魏必彊魏彊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亦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辠公樗里疾曰柰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爲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樗里疾曰善于是遂解蒲而去衛策樗里傳合纂據傳解蒲在皮氏之前故編此衛嗣君十九年

秦相甘茂嚴君樗里疾遂師會楚師伐魏攻皮氏翟章逆

師救之（此句見水經注引紀年）未拔客說楚王曰秦楚攻魏魏王之
恐見亾也必合于秦王何不背秦而與魏魏王喜必納太
子秦恐失楚必效地于王王復與攻魏可也楚王從其計
乃背秦與魏魏納太子于楚秦王果欲許楚城與之復攻
魏樗里疾怒楚欲納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可也
使人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曰敝邑之王欲效城而
爲魏太子之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請效之楚王
許之乃出魏太子于是甘茂樗里疾因約魏以攻楚楚王
聞之恐請楚之仕秦者屈蓋爲楚和于秦甘茂謂秦王曰

訹于楚而不使魏制和楚必曰秦羈魏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和必說王不惡于魏則割地必多矣秦王從之是役也甘茂與向壽公孫奭之讒不敢歸秦遂奔齊由是嚴君樗里疾獨相秦 秦策魏策魏世家甘茂傳秊表秦紀參定楚懷王二十三秊魏襄王十三秊依水經注引紀秊襄王十二秊翟章逵師救皮氏十三秊城皮氏

蘇代爲齊使于秦甘茂遇之謂蘇代曰吾聞齊之貧女徐吾與富女李吾會織李吾欲去之徐吾曰妾以無燭常先至爲子埽室布席子之燭明照四壁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今臣棄于秦妻子在焉君苟以餘光振之 振賑同恤也 顧爲

足下埽室布席也蘇代曰請重公于齊旣致使于秦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秦累世矣自殽塞至鬼谷（史鬼谷策作谿谷無至字）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柰何蘇代曰王不如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史鬼谷策作槐谷）終身勿出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乃以相印迎之于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王曰秦以上卿迎甘茂甘茂德王之賜願爲王臣若不厚以留之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彊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卽位之上卿秦因復甘茂之家以

市于齊秦策甘茂傳列女傳齊湣王八年

齊孟嘗君文得合從齊王欲爲從長忌楚之與秦合乃遣使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于尊名也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去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公孫衍善乎魏楚事秦韓魏恐亦因樗里疾公孫衍求合于秦由是燕趙亦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爲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爲從而尊周室以按兵息民令于天下則王名成矣王遂諸國伐秦則破秦必矣且王欺于張儀亡漢中地兵挫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

怒今乃先事秦願大王孰計之楚王業已欲和于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于羣臣羣臣議不同昭雎曰王雖東取地于越不足以刷恥必將取地于秦而後足以刷恥于諸國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齊韓之重可以求地于秦矣秦破韓宜陽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宜陽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于秦以河山爲塞所欲報德莫如楚臣以爲其事王必篤韓公子眛爲齊相齊韓交善以齊韓重樗里疾疾得齊韓之重秦王不敢棄疾今又益以楚之重樗里疾必言于秦王復與楚之侵地

矣于是楚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楚世家載此于懷王二十秊徐廣以秦復歸武遂效之知其秊之錯今據通鑑大事記編于此世家文多錯譌并正之）

趙王略中山地至寧葭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趙王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約諸國幷致胡兵命代相趙固主之（趙世家武靈王二十秊）

丙辰　十秊彗星見（秊表秦紀）

趙攻中山趙袑將右軍許鈞將左軍公子章將中軍王幷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幷將胡代攻取丹邱華陽鴟之塞又取鄗石邑封龍東垣中山復獻四邑以和（趙世家武靈王二十一秊）

秦庶長壯及大臣諸公子作亂魏冄誅之武王之母惠文后暴死出武王后于魏王之諸兄弟不善者皆殺之秦紀年表合纂秦昭王二年魏襄王十四年穰侯傳云惠文后先武王死誤

秦厚賂楚楚乃背齊而合秦楚之禍自此始楚世家懷王二十四年齊

湣王九年

楚迎婦于秦秦迎婦于楚楚世家年表合纂

齊使甘茂于楚楚王新與秦合婚而驩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于秦楚王問于范蜎曰寡人欲置相于秦孰可策蜎作環史記索隱引策一作蝝徐廣曰一作蠉尊非作干象亦作于象對曰臣

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策下作上以苛刻聞于世史作以苛賤不廉聞于世策作苛廉甘茂事之順焉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譖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辠茂相秦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召滑于越越亂而楚南塞瀨湖史瀨湖作厲門郡江東策郡作野今王知用諸越而忘之于秦臣以王爲速忘矣王若欲置相于秦莫若向壽向壽之于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王必相向壽于秦則楚國之利也于是使人請相向壽于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不得入秦楚策甘茂傳韓非內儲說下合纂

丁巳十一季秦王冠 秦昭王三季

秦王楚王盟于黃棘秦復與楚上庸 楚世家懷王二十五季

齊使甘茂于魏魏相翟彊卒容爲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將相者公子勁也 鮑云秦人 勁相魏魏秦之交必善則楚輕矣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于魏齊王好高人以名今爲其行人請魏之相齊王必喜魏氏不聽交惡于齊齊魏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貿首之仇也 鮑曰貿首言欲易取其首 而魏秦之交必惡又將交重楚也此計不行甘茂卒于魏 楚策

甘茂傳

合纂

戊午　十二年彗星見年表秦紀

齊孟嘗君文率師會韓魏之師共伐楚以其負從約也楚王使太子橫爲質于秦以請救秦遣客卿通將兵救之三國引兵去國策世家通鑑合纂齊湣王十一年韓襄王九年魏襄王十六年楚懷王二十六年秦昭王四年

趙攻中山趙世家武靈王二十三年

秦取魏蒲阪陽晉封陵年表魏世家合纂紀年作晉陽封谷

秦復取韓武遂韓世家

己未　十三年魏王韓太子嬰如秦魏王朝秦王于臨晉韓太

子至咸陽而歸秦復與魏蒲阪年表秦紀魏世家參攷篇晉秦紀佗應亭魏襄王十七年韓襄王十年秦昭王五年

秦大夫私與楚太子鬬楚太子殺之亡歸楚世家懷王二十七年

齊孟嘗君田文先為從約以楚之負約而未成魏韓遂服于秦至是欲復約之公孫宏曰君不若使人先觀秦王呂覽先作西寇者秦王賢主耶君恐不得為臣何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主耶君從以難之未晚也孟嘗君文曰善願請公往矣公孫宏敬諾以車十乘之秦秦王聞之而欲醜之以辭謂公孫宏曰薛之地大小幾何宏曰百里秦王笑

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雄人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欲以雄寡人乎宏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士秦王曰孟嘗君之好士何如宏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意則不慚爲人君不得意則不肯爲人臣如此者三人治可爲管商之師能致主于霸如此者五人萬乘之主辱其使者使者必死必以血污其衣如臣者七人秦王笑而謝焉曰客胡爲若此寡人善孟嘗君欲客諭寡人之意也宏敬諾由是齊秦之交定齊東昌縣不侵谷 秦齊 湣王十二年

齊孟嘗君文之學門曰張祿說孟嘗君文曰衣弊而不補

倉廩盈而不虛為之有道君知之乎孟嘗君文請其說張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振貧孟嘗君文以張祿為貧厚饋之張祿辭未幾復見孟嘗君文問其何以辭所饋張祿曰以此稱士則衣敝倉虛百孟嘗君文曰為之奈何張祿曰秦四塞之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為書寄祿以通秦王孟嘗君從之往而遇倗道孟嘗君文之賢于秦王之為秦王奉千金以遺孟嘗君文孟嘗君文曰此張生之所謂衣新不舊倉盈不虛者也 說苑 著說

庚申 十四季日有食之晝晦 表秦 紀

秦蜀侯煇祭山川歸胙于秦王後母嫉之加毒以進秦王大怒使司馬錯賜煇劍遂以蜀為郡年表華陽國志秦昭王六年

秦伐韓取穰韓請平于秦年表世家韓襄王十一年

秦庶長奐與齊將匡章會韓魏之師同伐楚楚使昭雎唐昧逆師樂之軍相距六月不戰楚王命昭雎速擊秦昭雎不欲使桓臧謂楚王曰戰不勝秦秦必進兵而攻如勝秦三國惡楚之強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而勁秦秦王怒于戰不勝必悉起兵以擊楚是王與秦相敝而以利三國也王不如諾昭雎之兵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敝而

令天下利秦可以少割而收也秦楚合三國可定也齊王令周最趣匡章速戰辭甚厲匡章謂周最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于臣不可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于臣巳而與楚人夾泚水而軍泚畢本據何義門說改泚匡章令人視水可絕者楚人射之不得近有芻于水傷者告齊候者曰水淺淺易知也兵盛則水淺矣所防守者皆淺水也候者載芻者與見匡章章甚喜乃練卒夜襲楚軍之盛守者楚師奔三國之師從之大敗楚師殺其將唐昧史禮書云兵殆于垂涉唐昧死焉垂涉蓋非地名謂邊垂之淺而敵所涉者與斬首二萬取重邱楚策秊表秦紀

齊魏楚韓世家呂覽處方水經注二十九卷合纂齊湣王十三年魏襄王十八年楚懷王二十八年湣年秦齊交合楚受伐矣由楚之負從約以取禍也齊表云與秦擊楚使公子將火有功公子嘗作章子呂覽水經注可攻而據

趙攻中山中山君奔齊年表通鑑合纂中山于此年已失其國都趙武靈王二十五年也燕策曰秦伐韓故中山亾指取積而言也魏策中山恃齊魏而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亾中山指取重耶言也通鑑于是年書中山君奔齊與策語正合史記秦紀于秦昭王八年云趙破中山其君亾竟死齊此中山君死之年非奔齊之年也趙世家于惠文三年書滅中山年表于惠文四年書與齊燕共滅中山是必中山君死齊後復有未降趙之邑其子若臣復守之至惠文三年趙與齊燕共分其地而中山始盡滅與呂氏大事記據魏策于下十九年書魏伐楚于滅中山之湣同失之燕策矣注疑策與年表之誤亦未是

趙王使周紹胡服傅少子何紹史作招此依策謂周紹曰寡人始

行縣過番吾人皆稱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以病辭人有言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智慮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忠可以寫意寫猶宜信可以遠期諺云服難以勇治亂以智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吾子周紹曰立傅之道六智慮不躁達于變身行寬惠達于禮禮當作仁威嚴不以易其位重利不以變其心恭于教而不快和于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無一請王亟捨之趙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趙策趙世家武靈王二十五年何生已十年立傅以教之何

遂于是季本

秦蜀郡守李冰鑿離堆以避沫水之害離堆水經注作離碓河渠書作離碓

穿郫江檢江支流過成都中以行舟且灌田于是蜀沃野

千里號爲陸海河渠書溝洫志水經卷三十六華陽國志大事記合華陽志以爲秦孝文王時事與此岐異

初魏西門豹議發民鑿渠引漳水灌鄴田民以煩苦不欲

事中止豹曰今雖苦我百歲後思我當卒成之及是時魏

王與羣臣飲酒酣爲羣臣祝令羣臣皆得志史起對曰賢

者得志則可不肖者得志則不可魏王曰令吾臣皆如西

門豹之爲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可引以灌鄴田豹謀之而不成不可效也魏王謂史起曰何不爲寡人成之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爲也臣爲之民必怨臣大者死次則藉臣臣雖死藉願王使它人遂爲之也魏王曰諾使爲鄴令往爲之鄴民果大怨欲藉起起不敢出而避之魏王乃使它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利相與歌曰鄴有聖令兮令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斥鹵兮生之稻粱左思魏都賦西河溉其街史起灌其後則引漳之事二公皆有功此參河渠書溝洫志呂覽彙成大事記合纂

辛酉　十五年秦相樗里疾卒以趙人樓緩為相秦昭王七年依穰侯傳是

年表云魏冉相爲也冉相在昭王十二年

秦王使毋弟涇陽君市爲質于齊以求見孟嘗君文孟嘗君文將入秦賓客止之者十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文曰人事吾已知之矣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固將以鬼事見孟嘗君文見之蘇代曰今旦代從淄上來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語桃梗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為人歲八月洪雨下淄水至則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西岸之土敗則歸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子以為人洪雨

下淄水至流子而去未知所止息矣秦虎狼之國也君往如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文乃止依齊策齊世家孟嘗君傳秊表穰侯傳合集齊湣王十四年大事記依索紀在湣一秊失之也土偶人比涇陽君故曰西岸桃梗比孟嘗君故曰東國

東都君與西都君有隙西都君欲和于楚韓東都君聽齊明言恐西都君之與楚韓寶將令楚韓求地于東都使人謂楚韓曰西周欲入寶持二端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且促我攻西周也及東都與西都戰韓救西都東都君又使人謂韓王曰西周故天

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按兵勿進可以德東周而西周之寶可盡矣依東周策周紀大事記編此見周之所以亡也呂氏曰本紀載于楚圍雍氏韓徵甲粟之年今從之皇極經世書于八年不知楚圍雍氏非一役也

韓太子嬰卒公子蟣蝨公子咎爭爲太子蟣蝨亦作幾瑟國亂公叔爲公子咎援齊師至中庶子彊謂蟣蝨曰不若及齊師未入急擊公叔蟣蝨曰不可戰于國中國必分彊曰事不成身必危何以圖國之全爲蟣蝨不可齊師入蟣蝨遂出奔楚冷香謂韓咎曰此韓咎非太子咎蟣蝨亡在楚此言亡在楚非質于楚也楚王欲納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公何不令楚

王築萬室之都于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禦之公必將矣公因楚韓之兵奉幾瑟以納之其聽公也必矣則公必受楚韓之封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韓公叔以計沮之幾瑟終不得歸韓策韓世家合纂韓襄王十二年楚懷王二十九年

韓因雍氏之圍徵甲與粟于東都東都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代能爲君令韓不徵甲與粟又能爲君得高都東都君大說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朋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韓罷于兵倉廩空攻之以饑約一月拔今圍雍氏五月不拔楚王始

不信昭應之計矣而公乃徵甲與粟于周是告楚病也楚將盡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朋曰善然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仲朋怒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于韓秦必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是韓以敝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仲朋以爲然遂與高都周策據入西周據史本紀是東周吳注云赧王三年十五年楚再圍雍氏此十五年事

韓公叔藉齊魏以拒蟣蝨蟣蝨居楚欲藉楚勢以爲太子鄭彊爲楚使于韓矯命以新城陽人與蟣蝨楚王怒將辠鄭彊彊對曰臣矯與之以爲國也蟣蝨藉此以與公叔爭

國如得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命縣于楚又何薪城陽人之敢求如不勝蟣蝨蚤不以將倒冠而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楚韓策同楚策彊作申

秦伐楚楚使景缺逹師禦之楚師大敗景缺以秦取襄城斬首二萬楚世家年表同秦紀云拔新城即襄城也

趙攻中山林胡樓煩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置雲中鴈門代郡趙世家及漢匈奴傳大事記趙武靈王二十六年

燕將秦開襲破東胡東胡卻地千餘里燕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漢匈奴傳大事記燕昭王十二年

齊孟嘗君文會魏王于釜邱 紀年

齊王魏王如韓立公子咎爲太子 依韓世家編年表紀年通鑑後一年齊湣王十四年魏襄王十九年

韓公仲朋數行不信于諸國諸國錮之朋乃不得已復求爰國于楚楚王弗聽蘇代謂楚王曰不若聽之而備其反也朋常杖趙而叛楚杖齊而叛秦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亦甚患之此方其爲尾生之時也 韓策

韓公叔恃齊魏輕秦客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沈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 陽侯大海水神 則舟覆矣今公自以

為辨于薛公（鮑注辨治也猶言治于高侯）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察之（韓策）

楚王心矜好高人欲有霸王之號鑄金以象諸侯王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魏王御宋王驂乘周召畢陳滕薛衛中山之君皆象使隨而趨諸國聞之怒旣而恐秦師之急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依賈子春秋漢書郊祀志編賈子此下云齊人襲之楚師潰懷王適秦郊祀志谷永語末亦云兵挫地削身辱國危按編此）

（壬戌）十六年五月戊申趙王大朝于東宮廢其太子章傳國于少子何以為王自號為主父主父欲子治國身胡服將

上大夫西北略胡地復欲自雲中九原南襲咸陽於是自詐爲使者入秦觀地形及秦王之爲人秦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追之主父已行出關矣秦人大驚本趙世家趙武靈王二十七年秦昭王八年韓非外儲說左上云趙主父令工鈎梯而緣播吾刻疏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于此其好奇如此何五年生至是十二歲

故中山君相于齊秦紀

秦華陽君羋戎帥師攻楚取新市齊匡章魏公孫喜韓暴鳶帥師助秦攻楚方城楚師大敗取唐楚王恐乃使景翠以六城賂齊太子橫爲質于齊以請平楚策秦紀年表楚世家參定秦楚世

家書質子于莊一年如莊年齊果受質許平如何復同伐楚莊年齊未伐楚何以質子于齊則質子定在此年楚策以六城賂與質子爲一時事是也秦紀謂以收唐爲取唐昧大事記因之于此年書虜唐昧于莊十四年書殺唐昧莊後失檢唐邑名與新市及六邑共爲八邑與年表同或疑十四年十六年爲一事重出者亦非楚懷王三十年齊湣王十五年魏襄王二十年韓襄王十三年

楚昭睢謂景翠曰公出地以取齊秦恐將因景鯉蘇厲以效地于楚則鯉厲將以收地取秦公事必敗公不如令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齊聞之必不求地而合楚齊不求地是公善約齊也景翠用昭睢計以告楚王楚王復使景鯉蘇厲入秦說秦王秦王乃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

為兄弟盟于黃棘太子入質至懽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王之邊今聞王乃令太子質于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婚姻相親久矣今秦楚不懽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楚王得書欲往恐見欺不往恐秦怒昭雎屈平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也不可信也以稚子子蘭勸其行楚王乃入秦秦王令一將軍佯為王伏兵武關劫楚王槐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不與亢禮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槐怒不許遂留之時楚太子橫

方質于齊楚大臣相與謀曰吾王不得還而太子在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欲立王子之在國者昭雎曰王與太子俱困于鄰國今又背王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赴于齊齊相孟嘗君文欲歸之蘇代告齊王孟嘗君文曰何不留太子以市楚之下東國孟嘗君文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于天下也蘇代曰郢中立王吾因與其新主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將與諸國共立之如此則下東國可得也齊王乃索楚太子東地五百里其傅慎到令楚太子許之乃歸歸而楚人立之乃告于秦

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楚自此益衰秦自此益失信于天下欺人與受人欺者可鑑也據齊楚策及楚世家編楚世家事在此年年表通鑑大事記同秦紀于昭王十年云懷王入朝留之非也

秦涇陽君市歸齊王復使孟嘗君文入秦秦王以爲相據孟嘗君傳年表在此年秦紀在明年式三按齊秦交合楚受其禍楚不願合從自取之也此時齊已許楚平而秦楚未平孟嘗君入秦意者欲釋楚王而歸之與

秦之誘楚王入武關也齊言將合楚以伐韓魏復遣使勸趙攻燕陳軫爲魏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彊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秦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魏而伐趙有趙而伐魏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

所明見也然山東兵弱不能相一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邪虎將即禽也即就也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鬬兩罷而歸其死于虎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相鬬矣今山東之國知秦之即已也而尙相鬬兩敝而歸其國于秦智不如禽遠矣今秦欲伐韓魏東闚周室甚惟寐忘之而先攻楚者忌三晉之與合也今秦謂楚王來見寡人必與楚爲兄弟之國必爲楚攻韓魏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魏之不救已必入于秦秦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禍即及矣臣以爲事有可急

爲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魏西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復攻楚是秦禍不離楚而便于三晉也若楚王入秦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而求多割是秦禍不離楚而利于三晉也願王之孰計也急趙王善其言陳軫因說韓王曰秦王欲出事于魏攻絳安邑韓計將安出乎秦欲伐韓以東闚周室甚惟寐忘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爲山東大禍矣秦之攻魏也欲得魏以臨韓王不察因欲中立魏必怒于韓之不與已必折爲秦用韓必舉矣王不如急發重使之趙魏約復

爲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魏之西邊非如此山東無以救亡此爲世之計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雖事之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然則山東不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韓王從其言趙韓魏合爲一遂發兵戍韓魏之西邊秦果不出楚王陳軫于是說燕王曰王能不自恃不惡卑名而事彊事彊而可以令國安計之善也不然則不如合弱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以爲山東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古人偁之以其合兩如一也

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則五人而車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固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能相索者智固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人也願大王執慮之也且今韓魏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攻燕督秦伐韓而趙伐中山中山亡今秦久伐楚燕必亡爲王計不

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魏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爲此此必皆亾燕王善之果以兵南合三晉頃之陳軫謂齊王曰古王者之征伐也欲以正天下立功名也今齊楚燕趙韓魏六國之遞罷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彊秦而自弱也秦能危山東山東不憂秦而遞相罷弱終將歸其國于秦此臣所以爲山東患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刀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邪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伐不道者而已今秦之伐天下則不然主必死辱民必死虜韓魏之目未乾而齊民猶不也非齊親而韓

魏疏也齊遠而韓魏近也今齊將近矣秦欲攻魏絳安邑得絳安邑表裏河山必東攻齊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孰慮之今三晉已合復爲兄弟約而出銳卒以成魏絳安邑此蔽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齊王敬諾果以兵合三晉依國策吳注編入吳氏以說趙韓燕之客皆爲陳軫之言然昭王十三年趙武靈王二十七年

魏公子勁韓公子長爲諸侯秦紀索隱曰別封之邑比之諸侯猶商君趙長安君然

齊令周最使韓相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與周君交今我使韓相韓擾而廢公叔公叔怨齊無奈何也周

君必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冣行至韓公叔大怒史舍入見曰周冣固不欲來臣竊彊之周冣不欲來以爲公也臣之彊之也亦爲公也公叔曰請問其說對曰周冣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將緩其言以陳之韓王以齊王爲不急必不許也今周冣不來它人必來來使者無交于公而欲德于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韓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冣韓王果不相韓擾韓策後二十季沈液緩相魏毋而毋相此周冣緩相韓擾而擾不相相與不相時爲之也沈液周冣乃自謝其德乎公叔魏毋何德乎而合觀之鄉人自以昧也

癸亥十七年春正月楚王卽位後謚頃襄

趙王卽位後謚惠文

秦庶長奐遂師出武關伐楚楚師大敗斬首五萬取十六城年表楚世家秦紀參定楚頃襄王元年秦昭王九年楚世家云取析十五城析別言之與年表十六城之文合秦紀云取八城殺其將景快八字譌殺景快疑是十五年拔襄城事之錯簡卽殺景缺也

秦復以樓緩爲相因孟嘗君田文欲殺之孟嘗君文使客求解于王之幸姬姬欲得其狐白裘而孟嘗君文先已獻于秦王徧問客計窮莫能對客之冣下坐有善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入秦藏中盜裘以獻姬姬言于秦

王得釋即變姓名而去秦王後悔使馳傳追之孟嘗君文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時尚早追者將至計復窮客之居下坐者善為雞鳴野雞皆應之孟嘗君文乃得脫歸齊王自恨遣孟嘗君文入秦之失計也謝之復以孟嘗君文為相孟嘗君傳秦紀大事記參定齊湣王十六季秦紀以此為明季事以湣後事攷之秦紀誤

楚王既立齊使人索東地五百里慎到曰王明日朝羣臣令獻計楚王從之上柱國子良曰王出孟聲許齊不與則不信請與之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國之半也

常請守之景鯉曰楚不能獨守臣請求救于秦楚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到慎到曰請王皆用之楚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到曰王發子良東五十乘北獻地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之遣昭常之明日使景鯉宣言求救于秦楚王依慎到計齊不斂地事見楚策鮑注極言此計之優吳注云不共戴天之秦當絶之何忍乞哀求援式三按是時懷王在秦爲楚君臣者何忍絶秦楚王立秦抱空質說秦之拒齊策上相機行之耳若如策言懷王薨而太子歸立則秦楚眞不共戴天之仇楚斷不可索救于秦矣

慎到趙人著書四十二篇其言曰立天子以爲中國非立中國以爲天子也立國君以爲國非立國以爲君也立官

長以爲官非立官以爲官長也(威德篇) 又曰君臣之道臣有事而君無事也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爲也仰成而已事無不治治之正道也(民雜篇) 又曰善爲國者移謀身之心而謀國移富國之心而富民移保子孫之心而保治移求爵祿之心而求義則不勞而化理成矣又曰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跖蹻之民以亂也民之治亂在于上國之安危在于政又曰與天下于人大事也煦煦者以爲惠而堯舜無德色取天下于人大嫌也潔潔者以爲污而湯武無愧容惟其義也又曰能辟

萬鍾之祿于朝陛不能不拾一金于無人之地能謹百節之禮于廟宇不能不弛一容于獨居之餘人情毎狎于所所私也逸文愼子言之善者如此據嚴緝愼子本編

孟嘗君文約韓魏其攻秦敗秦師于函谷秦王謂其相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緩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于國患大利也王何不召公子池而問焉池韓非子內儲說上作氾秦王召公子池而問之池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秦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以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將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

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僭矣吾悉三城而不講（悉僭也）此又不講之悔也秦王曰均是悔也甯亾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遂使公子池以三城講于三國方孟嘗君文之初議伐秦也欲借兵乞食于我西都韓慶謂孟嘗君文曰君以齊助韓魏攻楚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今又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益重齊必輕矣君不如令敝邑陰合于秦而毋借兵乞食君臨函谷而無攻敝邑請以君之情告秦王曰薛公非欲破秦以張韓魏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

楚王以爲和敝邑以此告秦秦得無攻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而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孟嘗君文從其計會公子池來講遂罷兵三國之兵既退秦悔割地于韓魏亦不果出故楚王魏襄王二十一年韓襄王十四年依周策年表世家列傳編通鑑載此事于楚懷王卒後而據周策及孟嘗君傳云孟嘗君欲分秦出楚懷王以和則通鑑誤也韓慶孟嘗君傳作蘇代此據周策式三按秦之彊未有能抑之者孟嘗君有此秦舉非它人所能及也舊史或譏其至函谷而遂反豈知秦之彊函谷未易入哉孟嘗君不貪冒是也

三國攻秦反我西都恐魏之偕道也遣客謂魏王曰楚宋不利秦之聽三國也吳本策聽作德此依鮑注聽謂順從彼且攻王之聚以

利秦魏王慁合軍士設舍速東 西周策

趙攻中山扶柳 趙策與三國攻秦事相聯

韓公叔將殺幾瑟宋赫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爲亂也內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 大事記云公仲主幾瑟扶楚秦公叔立咎扶齊魏 今公殺之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陰事之秦楚若無韓必陰事伯嬰伯嬰亦幾瑟也公不如弗殺幾瑟伯嬰恐亦必陰係于公韓大夫不能必幾瑟之不入也必不敢輔伯嬰以爲亂秦楚扶幾瑟以塞伯嬰伯嬰外無秦楚之權內無父兄之衆必不能爲亂矣此便于公 韓策

河渭絕一日據年表編舊史合此事于三國伐秦中誤也

趙封公子勝爲平原君是時惠文王纔廿三歲勝爲王之同母弟年不過廿一二歲武靈王或寵而封之難言其必無此事年表云以公子勝爲相封平原君武靈王昏眊不應至此故此年祇書封勝而已書爲相于五十年

甲子十八年趙主父行新地遂出代過樓煩王于西河而致其兵趙世家惠文王二年

故楚王槐自秦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故楚王乃從閒道至趙以求歸適趙主父在代趙王新立不敢納故楚王故楚王又欲奔魏秦人追及之以歸故楚王遂發病楚世家楚頃襄王二

年秦昭王十年

齊韓魏三國方睦趙宋猶附秦客謂周最曰仇赫相宋將觀秦之應趙宋而敗三國三國不敗將以趙宋合于三國而孤秦亦將觀韓魏之于齊也三國不固則將以宋敗三國三國固則貴宋于三國公令齊王謂韓魏之王曰欲秦趙之相賣乎何不令周最兼相韓魏示之以不可離則秦趙必相賣以合于王也周最從其計乃相魏既相客復爲最謂魏王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劲趙趙不敢戰恐秦不已收欲先合于齊秦齊爭趙事

尚未成王宜令周最往合齊趙不然秦必以兵急之無則齊將見伐魏不能依齊矣本周策孟嘗君以五國伐秦宋趙與三國之交合也此據策鮑注正十八年吳注十七年

乙丑十九年彗星見季表秦紀

故楚王槐死于秦秦歸其喪于楚楚人憐之謚曰懷諸國由是多不直秦楚頃襄王三年秦昭王十一年司馬遷曰人君無智愚賢不肖莫不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內惑于鄭袖外欺于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及子蘭兵挫地削身客死于秦此不知人之禍也

楚屈平既以造憲令見譖于上官懷王入秦禍由子蘭勸

行屈平痛懷王不反悵之而子蘭不自責以是亦妒屈平至是楚王以子蘭爲令尹子椒爲司馬椒黨于子蘭遂其上官譖屈平于楚王楚王放屈平于江南屈平乃作漁父問答之辭其辭曰屈原既放游于江濱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于斯屈原曰舉世皆濁而我獨淸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

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而葬乎江魚之腹中耳又安能以皎皎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旣而復作懷沙之賦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眴兮杳杳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愍而長鞠撫情效志兮俛詘以自抑刓方以爲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前度未改內厚質正兮大人所盛巧倕不斵兮孰察其撥正玄文處幽兮矇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變白而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皇在笯兮雞鶩翔舞

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黨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駿疑傑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重䔄不可遌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涽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兮流汩兮修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

伯樂既沒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不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于是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屈原傳新序節士潛夫論明闇王注楚辭大事記合纂屈原君死亦死所謂當仁不讓于死也

楚與秦絕楚世家

齊韓魏以秦之悔割地不出楚王而致之死也復合趙宋其伐秦至鹽氏秦與魏河外及封陵與韓河外及武遂五國之兵乃還秦以失信而失地可鑒也大事記以此卽十七年事攷周策秦策言三國攻秦是十七年

事此則五國也齊韓魏世家及年表皆分為二事秦紀于十七年之役不書于此事則詳書之以著年實未出地也

齊湣王十八年魏襄王十三年韓襄王十六年

趙主父滅中山遷其王于膚施還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齊燕亦共分中山之地年表載此事于明年弑主父之後非也此據趙世家趙惠文王三年

燕昭王十六年

趙主父封太子章于代號曰安陽君使田不禮相之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黨眾而欲大田不禮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陰謀子胡不傳政于公子成毋為禍梯肥義曰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義再拜受命而籍之諺曰死者復生

生者不愧吾欲全吾言安能全吾身乎李兌曰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趙世家

趙封齊孟嘗君文以武城孟嘗君文擇舍人以爲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文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爲不可敝也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可全而歸之楚亦以邑封孟嘗君文孟嘗君文出巡楚登徒直使送象牙牀不欲行謂公孫戌曰象牀

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貲妻子不能供足下能使僕無行有先人之寶劒願獻之戌許諾入見曰鄭國所以皆致相印于君者以君能振達貧窮有存亾繼絕之義是以小國英傑之士皆以國事累君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至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何以待君哉願君不受象牀孟嘗君文許諾戌趨出未至中閨召而反之曰子何足之高志之揚也戌以實告曰臣有三喜門下莫敢諫臣獨諫一喜諫得聽二喜以此得寶劒三喜孟嘗君文曰善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于外者趣入

詠趙策齊策合異北堂書鈔百三十三引獸作象牙牀從之

魯侯旅薨謚曰平子賈立魯世家二十二年帝王世紀云元乙巳終甲子則二十年矣通鑑大事記書于赧季與諸說又異依表于此年羨元丁未終乙丑

魏王嗣薨謚曰襄子遬立襄亦作襄哀辨見壽顯王三十四年秦立公子政爲太子見壽二年索隱引世本云昭王名遬政遬其二人與抑政遬一人二名與侯攻

韓王倉薨謚曰襄子咎立襄一作襄哀見漢書附侯傳

周季編略卷八上終

周季編略

定海黃式三編

赧王八中

丙寅二十年春正月魯侯即位後謚湣

魏王即位後謚昭

韓王即位後謚釐

趙人以樓緩之相秦爲不利于趙乃使仇液之秦請以魏冄爲秦相仇液將行其客宋交謂仇液曰秦不聽公樓子必怨公公不若謂樓子曰請爲公毋急秦秦王見趙請相

魏冉之不急將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固德公矣仇液從之秦迺使樓緩免相以穰侯魏冉爲相秦昭王十二季趙惠文王四季表紀同又見趙策穰侯傳宋交見史索隱或作宋突宋公仇液或作机郝仇赫

楚饑秦與楚粟五萬石以賑之欲以小惠解其不共戴天之仇也以秦紀編楚頃襄王四季

趙主父與趙王遊沙邱異宮公子章與田不禮謀作亂矯傳主父令召趙王先是肥義謂信期曰公子章田不禮聲善而實惡內得主而外爲暴自今有召王者必告我恐章矯令作難我將以身先之無故而後王可入也至是肥義

先入章殺之卽與趙王戰公子成李兌起兵拒難章敗走入主父宮主父閉之成兌圍主父宮殺章及不禮而滅其黨成兌相與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宮卽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不得出又不得食探雀鷇食之三月餓死謚曰武靈初主父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之吳娃死憐章之北面于弟迺封章旣而又欲王章于代未決而難作趙世家是時惠文王年十六歲

燕王以樂毅爲亞卿毅魏文侯將樂羊之後也世居中山

趙武靈王滅中山毅爲趙臣因武靈沙邱之變去趙適魏爲魏使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毅辭讓遂委質爲臣毅既爲卿燕王問以治道對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于至公而以天下爲心者也夫欲極道之量務以天下爲心致其主于盛隆合其趣于先王苟君臣相符則大業定矣依毅傳夏侯太初論大事記編毅傳言爲亞卿在齊助趙滅中山後從之燕昭

王十七年

秦尉錯攻魏襄城季表魏世家

魏王問于田詘曰寡人在東宮之時聞先生之議曰爲聖

易有諸乎田詘曰臣之所學也魏王曰然則先生聖乎田詘曰未有功而知其聖者是堯之知舜也待其有功而後知舜者市人之知聖也今詘未有功而王問詘曰若聖乎敢問王亦爲堯邪魏王無以應（呂覽審應論衡知實合篆　呂氏謂田詘當對曰臣知聖耳王氏謂田詘之言爲易聖未必能成言臣之所學蓋其實也式三謂古人聖不自聖後儒自聖其互相標榜者則已自爲則自聖是皆田詘之聖耳呂王已議之矣）

丁卯二十一年秦伐韓取武始（秦紀昭王十三年韓襄王二年）

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有一縣後二日段喬爲司空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亟告封人子高曰惟先生能潛

臣之父願委之先生子高曰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左右望曰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必有厚賞矣自古及今功若是其大也而能無有辠戮者未嘗有也子高出段喬使人夜解其吏而出之未幾秦左庶長白起擊韓新城秦紀起傳呂覽開春論左庶長紀作左更白起郿人

秦敗魏師于解年表通鑑魏昭王二年

趙以鄭易地與燕見趙世家徐廣曰皆屬涿郡鄚音莫趙惠文王五年燕昭王十八年

秦五大夫呂禮奔齊魏冉所逐也秦紀穰侯傳合纂紀云奔魏

秦以任鄙爲漢中守備楚也鄙以力事武王以孟獲舉鼎

事中廢至是魏冉復舉之秦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秦紀樗里傳白起傳任鄙卒于下癸酉見年表今不書楚頃襄王五年

齊田甲作亂劫齊王齊相孟嘗君文奔齊王復召孟嘗君文舍人魏子之力也魏子先為孟嘗君文收邑所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文為亂遇田甲事起王意疑孟嘗君文孟嘗君文奔魏子所與粟之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文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其事王驚乃蹤迹論問知孟嘗君文果無反謀因召之孟嘗君文既召歸齊心有所

怨于大夫士卒取所書五百牒之怨盡削去之譚拾子之力也策譚拾子史以爲譚子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文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也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文從之孟嘗君文旣歸齊卽謝病歸老于薛就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之則其客馮煖之力也煖史作驩初馮煖使人屬孟嘗君文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文問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文乃置之傳舍十日孟嘗君文問

舍之長曰客何所爲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劒耳又蒯緱彈其劒鋏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文乃遷之傳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舍長答曰客復彈劒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孟嘗君文乃遷之代舍出入乘車矣五日又問舍長答曰客復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家讀同姑與車魚韵孟嘗君文于是詢知其有老母也乃使人給其食用未幾孟嘗君文出記問客誰習會計能爲文收責于薛乎責債古今字馮煖署曰能孟嘗君文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于事憒于憂開罪于先生先

生乃欲爲收責于薛乎馮煖曰願之于是約車治裝載券而行辭曰責畢收何市而反孟嘗君文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民當償者悉合券合畢令富給者如要期以償貧窮者悉焚券以捐之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文曰責畢收乎來何捷也曰收畢矣曰何市而反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計君之珍寶積宮中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義耳竊爲君市義而反孟嘗君文曰市義如何曰薛民之有餘者臣已與要期收之其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逃亡耳終無以

債也臣竊矯君命燒券以責賜貧民燒無用虛責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此乃臣之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文乃拊手而謝之至是歸薛民說迎孟嘗君文顧謂馮煖曰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于是西至魏謂魏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先迎之者富而兵彊魏王從其言往迎孟嘗君文馮煖先驅誡孟嘗君文勿受魏使三反孟嘗君文終不往齊君臣聞之乃謝辠請反國馮煖復爲孟嘗君文立先王之宗廟于薛廟成還

報孟嘗君文曰三窟已就（國策季表列傳大事記齊湣王二十季）

燕使樂閒迎孟子軻不往或問曰夫子何以不往孟子軻曰以吾受齊王之知是以不往也且燕王霸才也亦非王天下之主也（據孟子外書正篇及龐樓齋孟子季譜編）

戊辰二十二季秦相魏冄薦白起爲左更代向壽將入寇我東都東都師敗秦復敗韓魏之師于伊闕殺魏將犀武虜韓將公孫喜斬首二十四萬拔五城復涉河取韓安邑以東至乾河遂進兵入寇我西都周冣使客至趙請李兌止秦兵（秦昭王十四季韓釐王三季魏昭王三季周策魏策秦策秦紀韓魏世家穰侯起傳合纂先敗東周見魏）

策後欲攻西周見西周策白起所以敗韓魏之故見後五十七卷白起荅范雎語

西都君見魏犀武之敗使相周足之秦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請免臣之相以相穰見重于秦者使不惡臣于秦周君重秦故使相往行而免是輕秦也公必不免公言是而行交善于秦是公之事成也交惡于秦彼不善于公者將誅矣本西周策編當危難之時其臣猶如此營私則周之衰也有由矣

西都君以秦兵如魏請救魏王以上黨之急辭之西都君反告綦母恢以所見魏之圉之樂也恢曰溫圉不下此而又近臣能爲君取之恢乃見魏王魏王曰周君怨寡人乎

對曰不怨將誰怨乎臣爲王有患也周君謀主也以國爲王扞秦而王不之扞也今將以國事秦合周秦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韓魏各有上黨周策韓魏易地篇云韓魏兼兩上黨以既易地言之也策注未明王曰然則奈何恢曰周君[illegible]不好小利事秦則好小利今王許戍三萬人與溫囿周君得以爲辭於父兄百姓而利溫囿以爲樂必不合於秦臣嘗聞溫囿之利計歲八十金周君得溫囿其以事王者歲百二十金是上黨無患而贏四十金也魏王從恢言使孟卯致溫囿而許之戍本西周策編見周君之怠于國政喜游獵也魏贏金則周虧恢不忠矣

秦王以楚之終不服秦乃遺楚王書曰楚背秦秦將遂諸國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王患之乃復與秦和楚世家通鑑楚頃襄王六年

秦以白起爲國尉賞伊闕之功也起傳

己巳二十三年楚迎婦于秦楚世家頃襄王七年秦昭王十五年年表誤屬趙宋司馬氏曰甚哉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競也忍其父而婚其仇善乎荀卿之論曰夫道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爲仇人役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其勢是其所以危也

秦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魏求和復以垣與魏見秦紀與白起傳異魏昭王四年秦紀正義曰按秦取蒲阪復以蒲阪與魏魏以爲垣今又取魏垣復與之後秦以爲蒲阪皮氏

秦伐楚取宛葉秦紀穰侯傳

秦丞相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爲丞相年表穰侯傳合纂通鑑壽燭作燭壽胡注云燭姓左傳鄭大夫有燭之武式三按史記本作壽燭下云燭免復相冉水經七濟水注引史亦作壽燭

齊孟嘗君文在辥楚人攻之淳于髡爲齊使于楚還反過辥孟嘗君文令人禮貌而郊迎之謂淳于髡曰楚人攻辥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也淳于髡曰敬聞命至于齊畢報王曰何見于楚對曰楚甚固而辥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辥不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清廟楚固而攻之清廟

必危故曰群不量其力齊王曰嘻先王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齊策與上馮煖事相合按孟嘗君自田甲亂後歸老此時不得于齊王

溫人之東都東都不納鮑注溫時爲西周邑綦毋恢請之也客卽對曰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之東都君使人問之曰子自謂非客何也辭曰臣少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爲客哉故曰主人東都君乃使吏出之周策

庚午 二十四季秦左更錯伐魏取軹及鄧秦紀正義秦昭王十六季魏昭王五季

秦伐韓取宛秊表韓世家韓釐王五秊

秦丞相壽燭免復以魏冄爲丞相封以穰與陶號穰侯復以公子市爲宛侯公子悝爲鄧侯秦紀穰侯傳合攷秦紀云冄免有赦文以穰侯傳爲是

趙城南行唐趙世家惠文王八秊

辛未二十五秊東都君如秦秦昭王十七秊秦紀云來朝

韓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利白圭謂魏王曰王不如說成陽君如秦以觀韓事成陽君如不入秦秦韓不合則王無患矣頃之成陽君如秦秦紀魏策合纂成秦紀作城又作郕策鮑注成陽君

韓人史正義曰古鄭伯姬姓之國周武王封弟季載于鄭非也韓獻王六年魏昭王六年

韓獻武遂地二百里于秦孟嘗君逵韓魏攻秦秦以武遂講韓見韓世家此事亦見年表及韓世家

秦約趙伐魏魏王患之與芒卯謀芒卯因遣張倚詐以鄴事趙使趙絕秦趙王許之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效城者已在鄴矣大王將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絕秦秦趙大惡芒卯應趙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為完鄴也今效鄴使者之辠也卯不知也趙王恐魏承秦之怒割五城以合于魏而支秦芒卯由是以詐見重于魏年表魏策鮑注趙惠文王

九秊

魏芒卯入秦謂秦王曰王之士未有爲之中者也鮑云中猶內應臣聞明王不背中而行王之所欲于魏者長平王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爲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之以爲魏之司徒頃之秦丞相魏冉遂師伐魏芒卯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所欲于魏者長平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秦下兵東擊齊攘地必遠矣魏王曰善因獻河東之地四百里于秦地入數月秦兵未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

何也芒卯曰臣有死辠雖然臣死則契折于秦契折猶約信毀折也王無以責秦王赦臣辠臣爲王責約于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地者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下臣則死人也而山東之士後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曰國有事未下兵也今以兵從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并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啟地二十二縣芒卯由是益重于魏

芒卯獻地擊齊據地事見魏策甚詳魏世家云昭王六年予秦河東地方四百里芒卯以詐見重穰侯傳云穰侯爲秦將攻魏魏獻河東地方四百里則魏策魏世家穰侯傳之爲一事可知也國策鮑注以芒卯欺趙得地一事爲以詐見重之由固矣于擊齊得地事不言以詐見重之由以爲次聯合不待言也今參攷諸書以

隣合之與秊表亦符呂覽應言以茲郱所獻之地爲安邑誤也魏失安邑在後

趙將梁達師會齊師伐韓至魯關下依趙世家編齊湣王二十四秊

秦王之宜陽秦紀

秦復取魏垣以垣爲蒲阪皮氏秦紀索隱云爲當爲易此據正義詳二十三年取垣下

壬申二十六秊秦丞相魏冄大良造白起客卿錯伐魏至軹取六十一城秊表魏世家穰侯傳參攷秦昭王十八秊魏昭王七秊史紀此事之秊多繇

孟子軻卒秊八十四憫列國之不行仁政曰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天下之君苟不志于仁終身憂

辱以陷于蚑亾後果如其言據孟子書及孟子

癸酉二十七季蘇代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策也使齊北面伐燕雖五燕弗能當王何不陰使游士頓齊兵敝其衆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季寡人得志矣假暇通寬假也蘇代曰請假十季燕王說奉蘇代車十五乘南使于齊至齊見齊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策也臣聞古之王者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今宋王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人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

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也與其得百里于燕不如得十里于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不爲齊王曰善本燕策編

燕昭王二十四年
齊湣王二十六年

冬十月秦王自偁西帝恐齊之疆而不聽也乃遣魏冄立齊王爲東帝約與共伐趙齊王以問蘇代代曰不聽是恒秦也聽之是恒天下也不如聽之以爲秦勿遽偁也以爲天下秦偁之天下安之王亦偁之未晚也秦偁之天下惡之王因勿偁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齊秦立兩帝王以天下爲尊秦乎抑尊齊乎齊王曰尊秦代曰釋帝天下忘秦

乎抑惡齊乎齊王曰惡齊而憎秦代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曰伐桀宋利曰願王釋帝以收天下背約擯秦而王以其閒舉宋得宋而燕楚以形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以敬秦爲名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爲尊也于是齊王僻帝二日而僻王伐宋之心定矣十二月秦帝亦復僻王齊策齊世家秊表韓非子合纂秦昭王十九秊

秦攻趙拔梗陽趙世家惠文王十一秊秊表作桂陽通鑑作杜陽

趙使董叔逵師助魏伐宋魏以河陽與趙依趙世家編李鐵君尚史于是秊表書滅宋事不可從宋王偃四十一秊魏昭王八秊

甲戌二十八季秦王之漢中又之上郡北河秦紀昭王二十季

秦攻魏拔新垣曲陽魏昭王九季依季表魏世家編通鑑譌作攻趙

趙將梁邌師伐齊趙世家惠文王十二季齊湣王二十七季

惠盎惠施之族人也淮南子盎作孟見宋王宋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曰臣有道于此使勇者刺之不入有力者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于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

人之所欲知也惠盎曰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于此使人本無此志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願也惠盎曰夫無刺擊之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于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于勇有力也四絫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曰孔墨是也孔子墨子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其賢于孔墨也遠矣賢多也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

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文子道德篇列子黃帝篇呂覽順說篇淮南子道應訓無季可攷附于宋滅之歲

秦牡馬生駒秦紀徐廣又漢書五行志引史記云牡馬生子而死與徐注合

乙亥二十九季趙使韓徐遂師伐齊趙世家惠文王十三季齊湣王二十八季

齊薛君田文奔魏魏以田文爲相魏昭王十季觀下言魏王挾故薛君以爲相此事在宋未滅之歲史言湣王滅宋驕而逐薛君非也

齊趙搆怨齊欲伐宋秦令起賈禁之齊乃求援于趙許李兌以伐宋功成封于陰李兌說從之秦王以是屬怨于李兌謀伐趙李兌乃合韓魏燕齊五國之兵其伐秦無功留

天下之兵于成皋而陰講于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而取封焉魏王聞之不說有齊客說魏王曰三晉雖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爲趙也秦逐李兌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其死也今李兌囿天下之甲于成皋而陰鬻之于秦已講則令秦伐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不用所以事趙者事齊乎王之事趙也嘗身朝邯鄲又以河陽姑密歸之若王能事齊無入朝之辱割地之費齊與王故相親攻城野戰未嘗不爲王先被矢石也割二都割河東盡效之于王也事見秦十七年十九年 自此之後秦攻魏齊未嘗

不至于王之境也請問王所以報齊者何如乎韓珉處趙王以此疑齊之私秦今王挾故薛君以爲相善韓徐以爲上交尊虞商以爲大客願可以反疑于齊乎魏王聞此言陰背趙而合齊蘇代以齊之不欲講于秦也謂李兌曰天下憿而事秦秦必據宋魏冄必妒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冄妒則陰不可得矣君無講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君無患矣若不得已而必講則願五國復堅約有背約者以四國攻之若不堅約而講臣恐與

國之大亂也天下事秦秦王據中國必將求利于三晉天下事秦秦王必將納韓珉于齊納成陽君于韓相魏懷于魏天下事秦秦王與齊趙三彊國相親必將據魏而求安邑通鑑書獻安邑于伐宋之時誤也魏不待伐抒安邑以謚秦抒策作抱古聲同通用也取秦得安邑之饒勢勝于趙天下事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珉而攻魏魏不至一二月必破此皆不利于趙何暇言得陰乎故曰必不講于秦則陰得矣李兌曰善乃絕和于秦而收齊以成取陰之約趙策大事記韓釐王十秊燕昭王二十六秊秦昭王二十一秊

齊既援趙欲伐宋復使蘇代宋郭佮向說秦王曰向欲以齊事王使攻宋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燕趙畏齊秦之合亦必割地以交于王矣齊恐亦由是重王則向之使攻宋也將以恐齊而重王王何惡齊之攻宋乎蘇代謂秦王曰齊彊輔之以宋則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齊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是齊亦事秦矣秦王以爲然許之魏王聞蘇代宋郭佮向之合齊秦也欲講于秦有客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城服宋之彊者六國也乘宋之敝而與齊王爭得者楚魏也請齊王無禁楚之伐魏也而齊

獨舉宋齊之伐宋也請剛柔皆用之如宋者欺之不爲逆殺之不爲仇者也齊王與之講以取地既得地又以力攻之期于啗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爲王悲秦必將用此于王矣先劫王以得地已得地又將以力攻王又必謂王使王輕齊齊魏之交已醜惡也又將收齊以東索于王秦嘗用此于楚矣又嘗用此于韓矣願王深計之秦善魏不可知也已故爲王計太上伐秦其次擯秦其次堅約而佯講于秦而與國無相仇也王其聽臣必無與秦講天下可合伐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鬻與國

以自解也天下可令擯秦則爲劫于與國而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爲上交以自重也如是人者鬻王以爲資者也而鄙能免國于患免國于患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是免國于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燕齊仇國也秦兄弟之國也合仇國以伐婚姻臣爲之苦矣言事苦而身爲之也黃帝戰于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起以燕齊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已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徧事三晉之吏與奉陽君孟嘗

君韓珉周冣韓徐為徒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楚符之約者臣也欲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兵請伐魏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臣非不知秦權之重也兵請伐魏疑當作楚兵伐魏承上無禁楚之伐魏言也然而所以為之者為足下也秦策齊策魏策合纂客說魏王謂鮑吳皆以為是蘇代為之

客有說齊王者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於時權藉者萬物之率也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背時勢而事能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

得人为則不能剸剸矣堅箭利金不得弥機之利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劒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衛八門土二門墮此亾國之形也衛君跣行愬于魏魏主身被甲底劒厎祇同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鶩河山之閒亂衛得甚藉也亦收餘甲北面殘剛平墮中牟衛非彊于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弥機也安王二十年事趙氏既敗而懼乞師于楚以伐魏戰于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于大河趙得甚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漸漸本作溝安王二十一年事隊黃城安王二十二年事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

城之隊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有此者何也明于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彊國罷而好衆怨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而求霸難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料兵之能然後從于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彊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閔十二年伐楚閔十七年十九年伐秦戰非獨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秦楚歸咎于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彊也且夫彊大之禍起于上人為意也弱小之殃起于謀人為利

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後起則與國多而兵勁是以眾彊敵疲寡也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若謹靜而察交謹靜則四境不叛察交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叛則稸積朽腐而不勝用幣帛矯蠹而不勝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不貸而足矣故曰祖仁者王杖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夫差以彊大爲天下先襲郢棲越諸侯從之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此彊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

恃首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不察交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强弱大小之禍可見于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于騏驥孟賁也何也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主有能按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于義則伯天下可蹻足而須也蹻不申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于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眾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也然而甚于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

明主誠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用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戰之後死者破家而葬傷者空財而供藥其完者內酺而華樂費復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十秊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鐶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失大半其甲兵之完具者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卒之所竊不可勝數十秊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而能從諸侯者寡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智伯瑶滅范中行而又西圍晉陽兵之盛也然而

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也兵先戰攻之患也昔者中山南戰于長子敗趙氏北克燕軍殺其將以千乘之國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比連也而國遂亡其君俘臣于齊者何也不嗇于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于歬事矣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謚弱守不可拔者其百姓疲而城郭露外無居人故暴露士死于外民殘于內而城郭露于境非國之所利也明君之從事也甲兵不出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孫武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

閒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恃其疆拔邯鄲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患之衛鞅請于秦王自使魏說魏王伐齊楚以成王業先行王服魏王說鞅言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旟以天子之位而魏王處之于是齊楚怒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而東次于齊然後舍之當是時秦拱手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此臣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于尊俎之閒折衝席上者也詳見齊策式三謂此篇終于贊商鞅未為至論而論兵之害

實可爲萬世炯鑒原本以爲蘇秦之言鮑改爲蘇代吳氏謂蘇代激齊爲燕嘗能勸齊後縱則非蘇代之言明矣吳氏謂此言在滅中山後滅宋前此士之明已逆知湣王之必敗矣今依吳氏編此

齊伐宋宋王聞齊師起使人候之使者還曰齊寇近矣國人恐矣左右者謂宋王曰此所謂肉自生蟲者也以宋之彊齊之弱惡能如此宋王因怒而殺之又使人往候焉使者還報如前宋王又怒而殺之如此者三其後又使人往候之使者謂其兄曰國危甚矣報其情必不報情又恐必將若何其兄爲之謀乃報于宋王曰殊不知齊寇之所在宋王大喜賜之金及齊師至宋王偃出奔魏死于溫荀子王霸

[illegible]國不務[illegible]以持之則大危及其[illegible]也索為匹夫不可得[illegible]國[illegible]是也是偃謚康呂覽云宋康知必亡于[illegible]吾[illegible]好其為不善之至于此也是偃謚[illegible]後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世且不匡錄也楚魏因齊之破宋也亦起兵分其地初宋有雀生鸇策作鸇賈子春秋新序于秦事四作鸇通鑑作鶻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宋王喜欲霸之欲成乃射天笞地伐社稷而焚之自謂威服天地鬼神罵國老諫臣為無顛之冠以示勇剖傴者之背鍥朝涉之脛而所任者唐鞅田不禮呂覽當染篇云宋康王染于唐鞅唐鞅田不禮荀子解蔽注同舞弦之吏也宋王謂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眾矣而羣臣愈不畏何也唐鞅曰王所罪盡不善者也善者故不畏也

王欲羣臣之畏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而時辠之宋王由是殺唐鞅而宋亦隨亡齊策宋策季表世家呂覽壅塞淫辭賈子春秋合纂淮南子兵略訓云聖人之用兵也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所利者多殺無辠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夏桀殷紂晉厲宋康四君皆有小過而莫之討也故至于攘天下害百姓此大倫之所不取也

齊之攻宋也燕王使張魁將燕兵從焉齊王殺之燕王泣數行下召有司謀之欲報齊凡繇曰王痛先王而猶事齊者力不足也今魁死而攻齊則視魁急于先王乎燕王悟乃縞纍避舍于郊遣使于齊而謝焉曰此盡寡人之辠也大王賢主也豈盡殺諸國之使者哉然而燕之使者獨死

此儆邑之擇人不謹也願得變更請舉使者行至齊齊王方歠左右官實御者甚衆高云官實官長也因令使者進報使者報言燕王之甚恐懼而請舉也畢復矜之以左右官實因發小使令燕王復舍呂覽行論

初齊使蘇代適魏魏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秦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則秦齊必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則秦伐齊之形成矣于是魏出蘇代代既出適宋宋善待之

及齊舉宋伐楚謀取淮北燕助之蘇代遺燕王書曰臣下助齊伐宋宋破楚之淮北不能休臣下行之將以取信于齊而齊忌燕愈甚矣齊今舉宋復取淮北還于萬乘是益一齊也由是并北夷地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衞是益二齊也夫以一齊之强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王若欲轉禍爲福因敗爲功莫如遙霸齊而尊之使齊盟于周室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太上伐秦其次擯秦則秦必患之于是使布衣之士以窮齊之計說秦秦必伐齊燕王善代言乃召代蘇代至燕謂燕王曰臣聞王

忠報齊身自削甲札后自組甲絣有之乎燕王曰特患國敝力不足百代曰齊南攻楚西困秦北與燕戰而又以其餘力舉五千乘之勁宋其君之欲已得也其民力竭矣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爲固民力窮敝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爲塞且鄉日濟西不役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敝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亾國之臣貪于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母弟以爲質出珠玉幣帛以事其左右則齊可亾

燕王聽之燕策吳注蘇傳大事記參編鮑本策以此告昭王語爲告燕噲語誤

秦使司馬錯攻魏河內魏獻安邑秦出其民募徙河東民居之賜爵赦辠秦紀

秦牡馬生牛而死秦紀徐廣注宋板牛作羊

魏相周冣欲善齊以秦魏之合議伐齊亟止之客謂周冣曰魏王以國與先生欲合于秦以伐齊也辥君痛其主之輕忿辥已不顧其先君之丘墓去齊相魏而公獨守虛信不忍伐齊以怒彊秦不可不如請于魏王辥公而入齊周冣從之乃入齊秦王因周冣之入齊令姚賈讓魏王魏王

乃使人對秦王曰魏之所以爲齊通天下者以周冣也今冣遁寡人而入齊魏不爲齊通于天下矣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纍矣東周策魏策

秦亾將呂禮用事于齊嫉害薛君文于齊王至是魏攻齊呂禮逐師禦之魏王令薛君文遺魏冄書曰文聞秦王欲因呂禮以收齊誠如是齊秦相冣以臨三晉呂禮必兼相之是呂禮重而君輕也君不如勸秦王令敝邑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秦必將重君以取晉晉亦將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君矣于是魏冄言于

秦王秦助魏伐齊而呂禮奔歸秦（秦策秦紀穰侯傳孟嘗君傳大事記合纂穰侯傳呂禮來當在歸帝爲王之下魏冉免相之上也田文遺魏冉書在公齊相魏之時意者矢在弜上不得不發乎而以樂毅不謀燕例之義士猶以爲非矣若史記孟嘗君傳遺魏冉書在未適魏之前則大謬也抑孜辯君仇秦呂禮爲秦收齊與辯君相嫉正由此齊王明季失國則呂禮之誤齊王不少矣）

秦敗韓于夏山（季表）

辯君文既相魏魏王之左右有二樂子者曰陽胡潘于王甚重不爲辯君文辯君文乃召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又謚之人二百金方博有閼謁者言客張季子在門辯君文怫然怒撫兵而授謁者曰殺之吾聞季之不

爲文也時季羽在側曰不然竊聞季爲公甚顧其陰謀未聞盲辯君文曰竊聞季之不爲文也欲殺之今誠爲文文豈忘季哉告廩人獻千石之粟府人獻五百金騶獻皂馬二欒相謂曰爲田公者必利不爲田公者必害吾曹何不爲田公因斯競勸而爲之韓非外儲說右上

丙子三十季秦王會楚王于宛季表世家秦昭王二十二季楚頃襄王十四季

秦王趙王會于中陽季表世家趙惠文王十四季

初鄒與魯鬨鄒有司死者三十三人鄒君問于孟子軻孟子以爲此有司怠下之報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

矣鄒君于是奮志改圖食不衆味衣不襍采輿不衣皮帛馬不入禾菽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舊有鳧雁飼粃之令倉無粃而求易于民二石粟而一石粃吏以為費請以粟飼之鄒君曰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敢惰者豈為鳥獸哉奈何以養之也夫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之粟移之于民此非吾之粟乎粟之在倉與在民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與公家為一體也是故以鄒之細魯衛不敢輕齊楚不敢脅孟子對鄒君事不知何本以下鄒君以采取賈子春秋新序刺奢編此

齊王疾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謂太子曰非怒王則疾不可治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請之文摯曰諾以死爲王治之文摯故與太子期往不當期至則不解屨登牀履齊王衣齊王怒摯因出辭以重怒齊王齊王叱而起疾遂已以鼎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爭之不能得呂覽至忠齊湣王二十九年

尹文見齊王齊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何士齊王未應尹文曰有人于此事親則孝事君則忠交友則信居鄉則順有此四行可謂士乎齊王曰是眞所謂士矣尹文曰使若人于廟朝中受侮而不敢鬭王將用之乎曰不

鬭是辱也辱則不以爲臣矣尹文曰見侮不鬭一失也未失四行也得四行而失其一王不以爲臣失四行而得其一王必以爲臣矣則鄉所謂士者乃非士乎齊王無以應尹文又言曰今治其民無辠而罰之可乎齊王曰不可尹文曰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畏王之令見侮而不鬭是全王令也而王以爲辱是無辠而罰人也齊王又無以應呂覽正名孔叢子公孫龍篇

初齊東郭有稿瘤女過齊王出游百姓盡觀而采桑如故王召問之對曰妾受父母教采桑不受教觀大王齊王以

為賢使後乘載女女曰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大王安用之齊王謝焉女曰貞女一禮不備不從于是齊王遣歸使使者往聘迎之齊王謂諸夫人曰今日出游得一聖女今至斥汝屬矣于是諸夫人盛服而遲其至遲候也及至諸夫人皆笑左右失貌不能自止齊王慙曰且無笑不飾耳飾與不飾固相去十百也女曰飾與不飾相去千萬何獨十百也齊王曰何以言之對曰性相近習相遠也昔者堯舜自飾以仁義安于節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後宮衣不重采食不重味至今天下歸善焉桀紂不

自飾以仁義造高臺淡沲後宮蹈綺縠弄珠玉至今天下歸惡焉飾不飾相去何獨十百也于是諸夫人大慙齊王以爲后政事多所匡正焉及后歿內廷少有諫齊王者列女傳六

齊王自滅宋諡驕欲并二周爲天子齊負郭之民狐咺正議斲之檀衢百姓不附宗室陳舉直言殺之東閭九族寒心司馬穰苴執政亦殺之大臣不親齊景公時著兵法者見威烈王二十年與此二人

燕王日撫循其民諡富實乃謀伐齊樂毅曰齊地大人衆王欲伐之莫若約趙秦及楚魏于是使樂毅約趙令

趙啗秦以伐齊之利別遣使連楚魏諸國惡齊王之驕暴皆許之齊策齊世家通鑑合編燕昭王二十七年魏昭王十一年狐咺古今人表作狐爰呂覽貴直作狐援呂覽書狐援事甚詳

有白圭者先往中山中山王欲留之辭而去適齊齊王留之仕又辭去人問其故曰國將亡有五盡勇莫之忠則信盡矣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五者盡無務必亡齊與中山同呂覽先識說苑權謀合纂此白圭即孟子書所謂丹治水者與魏文侯時白圭見貨殖傳與此相距已遠非一人且此言五盡是燕將破齊之言必非田齊負位時之言揚子法言學行

[illegible]云丁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昆以貨殖之圭治水之丹爲一人古書難攷如此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王曰臣離齊趙齊已孤矣王急出兵攻齊臣請爲王弱齊燕王得蘇代書盡起燕兵使樂毅將趙王亦以相印與毅兵至晉蘇代令人謂齊王曰燕之攻齊欲復振故地也燕兵在晉而不敢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代將而應燕乎夫以蘇代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齊王果使蘇代將蘇代曰臣之于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舉王使臣戰不勝不可振也振收也齊王曰行矣寡人知子矣蘇代遂將而與樂毅之軍戰敗焉燕得齊

甲首二萬蘇代以其餘兵守陽城而自請舉明日樂毅又攻陽城蘇代又使人謂齊王曰期日不勝非蘇將軍之過齊不幸而燕有天幸也今又攻陽城是以天幸自為常也蘇將軍先敗王之兵後必以勝報矣齊王曰善乃復使蘇代代辯齊王不聽戰于陽城燕人大勝得甲首三萬既而秦斯離蒙武速師至與三晉師會之于是樂毅以秦韓趙魏之師并力直追取齊河東之列城九燕策齊世家趙世家秦紀秊表合編據齊世家齊表先拔列城九次秊敗濟西與趙世家于此秊言取盡耶次秊言齊王敗莒事合楚不與伐齊觀下救齊可見通鑑是大事記沿史記誤正之

丁丑三十一年齊王使觸子將（齊策作向子）禦樂毅之師于濟上齊王欲速戰使人恥觸子而訾之曰不戰必剗爾類掘爾墓觸子病之戰于濟西齊師大敗五國兵攣之觸子因以一乘亡莫知所終達子又收其餘卒以軍于秦周（呂覽注齊城門名）無以賞士卒使人請金于齊王齊王怒不與金達子與五國兵戰復大敗達子死樂毅于是請秦韓之師先還分魏師以略宋地部趙師以收河間身遼燕師長驅逐北劇辛曰齊大燕小賴諸國之師以破其軍宜及時收取其邊城以自益此長久之計也今過而不攻以深入為名無損

于齊無謀于我而結怨後必悔之樂毅曰齊王伐功矜能謀不逮下廢黜賢良信任諂諛政令暴戾百姓怨懟今因其軍破而乘之則其民必叛而齊可圖也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過而撫其民則難慮矣遂進兵齊果大亂齊王出走樂毅入臨淄分美唐之金以與士卒金甚多高誘曰美唐金藏所在取寶物祭器歸輸于燕燕王大喜如趙遂如齊親至濟上勞軍行賞封樂毅爲昌國君于是燕王盡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留徇諸城之未下者國策秦紀各世家呂覽權勳通鑑大事記合編燕昭王二十八年齊湣王三十年秦昭王二十三年魏昭王韓釐王十二年趙惠文王十

五季通鑑于此季書六月之閏下齊七十二城惟莒即墨未下誤也承誤者求莒即墨所以五季不下之故尤謬也據史樂毅傳五歲乃下齊七十二城後漢書朱雋傳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季歷載乃能克敵李注引史記五季乃下齊七十餘城是也蘇氏古史東發先生日鈔所言皆同禮古錄于三十五季書燕樂毅徇齊地數歲下齊七十餘城是司馬氏後知其誤而不能追改通鑑也

鄒君薨謚曰穆子立穆公之薨百姓如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鄉于鄒者士民鄉方而道哭抱手而憙行酤家不售其酒屠者罷列而歸遨童不謳歌舂築不相杵婦女抉珠瑱丈夫釋玦靬琴瑟無音朞季而後復據三遷志及賈子春秋篇合編

孟子書稱鄒穆公之謚或後人追書之觀下拒齊潛事惟穆公之臣能如此也

楚以齊亂取淮北地年表世家大事記楚頃襄王十五年

魯以齊亂取徐州呂覽首時魯湣公十二年

秦王魏王會于宜陽依秦紀編年表云魏與秦王會西周

秦王韓王會于新城依秦紀編年表云會西周

齊王地之出亡也先適衛衛君避宮舍之稱臣而供具齊王不遜一日謂公玉丹曰丹一作冄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丹曰王之所以亡者以天下之王皆不肖而惡王之賢因合兵以攻王齊王慨然歎息曰賢固若此其苦耶丹又曰臣聞古人有辭天下而無憾色者于大王見之大王去國居

衛容貌充滿顏色飛揚無重國之意齊王曰甚善寡人自
亾國居衛帶三諾矣旣而衛人侵之犇魯夷維子執策以
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事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
子之君夷維子曰吾君天子也天子巡守諸侯避舍納筦
鍵攝衽抱几視膳于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
不納將之薛假道于鄒適鄒君死齊王欲入弔夷維子謂
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背殯柩設北面位于南方然後
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儕將伏劍死齊王
于是不敢入鄒後歸莒楚使淖齒將兵護之齊王以淖齒

爲相甚寵任之其不知人如此未幾淖齒欲與燕分齊地執齊王而數之曰千乘博昌之閒方數百里雨血霑衣王知之乎曰知之嬴博之閒地坼至泉王知之乎曰知之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淖齒曰雨血者天以告也地坼者地以告也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知而王不戒焉何得無誅遂弒齊王地于莒之鼓里擢其筋縣之廟梁宿昔而死是謂湣王參國策齊世家魯仲連傳呂覽審己過理新序襍事五編荀子曰國不得道以持之大危也及其綦也索爲匹夫不可得也齊湣宋獻是也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伯權謀立而亾

衛君欲重稅以聚粟民不安衛君謂薄疑曰民甚愚矣夫聚粟將以為民也其自藏之與藏之上奚擇勇薄疑對曰其在于民而民不知其不如在上也其在于上而上不知其不如在民也凡審聽必反諸己則令無不行矣今虞夏殷周之後無存者皆不知反諸己也衛君又謂薄疑曰子以寡人之國為不足仕寡人請厳子為上卿薄疑曰疑之母親疑以疑能相萬乘也然疑家有巫蔡嫗者疑母甚恋信之雖家事已與疑言必復決之于蔡嫗也今疑之于君非有母子之親也而君之側有蔡嫗君之蔡嫗必皆重人

也重人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之言洽之內也繩之外與洽之內仇也不相受也衛君納之韓非外儲說右上　呂覽審應衛嗣君四十一年

戊寅三十二年秦王楚王會于鄢秋復會于穰秦紀楚世家秦昭王二十四年楚頃襄王十六年年表于秦不諱于趙楚為通鑑遂書秦趙會于穰

秦伐魏魏王聞之夜見辥君文告之問以謀辥君文曰有諸國之救猶可存也魏王于是以車百乘使辥君文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辥君文曰敢借兵者以忠王也趙王曰可得聞乎辥君文曰趙之兵

非彊于魏魏之兵非弱于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民歲死者以其西爲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歃盟于秦是趙與彊秦爲界也地亦將歲危民亦將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于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薛君文又北見燕王曰先公子謂其父嬰嘗約兩主之交矣今秦將攻魏願大王救之燕王曰燕歲不孰二季矣今又行數千里以助魏柰何薛君文曰行數千里以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敵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意未決薛君文曰臣效計于

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有大變也燕王曰大變若何薛君文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矣囿已墮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將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為之起兵八萬車三百乘以從薛君文兵既至秦兵已拔魏安城至大梁矣遇燕趙兵而還魏策年表秦紀合編魏昭王十三年趙惠文王十六年燕昭王二十九年安城縣在汝南

秦丞相魏冄免本秦紀大事記編穰侯傳所云復相秦六歲而免六當作八

衛君秦貶為嗣君子立嗣君守治而好察微隱有胥靡逃之魏為魏襄王后治病嗣君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嗣君乃以左氏邑贖之羣臣諫嗣君曰治不立而誅不必雖有十左氏何益治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不取左氏而徒獻之縣令有發蓐而席敝者嗣君聞之賜以席令大驚以君為神又使人過關市賂吏以金旣而召吏詰還因遣之又恐泄姬重如耳而恐其因恣重以壅已也乃貴薄疑以敵如

盲尊魏姬以耦魏姬曰以晶相參也衛策荀子王制楊注韓非內儲說上下篇

君四十二年

齊人王孫賈年十五事湣王既失湣王之處而歸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莫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今汝事王王出走不知處汝尚何歸王孫賈還求之而知爲淖齒所害也乃入莒市大呼曰淖齒亂齊國弑我王欲與我報仇者祖右市中從者四百人誅淖齒王子法章以淖齒之亂變姓名傭于莒太史敫家敫女奇法章狀貌偉而竊衣食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以身許之然

莒人不知法章之在莒也有畫邑人王蠋者樂毅聞其賢令軍人環畫三十里毋入已而使人請蠋爲將封以萬家蠋固謝使者曰子不聽將引軍屠畫蠋曰吾聞烈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吾王不用吾諫吾退而耕野國破君亾吾不能存而欲刼之以兵使爲將不義而生不如死遂自經死于是齊亾大夫聞之莫不流涕且自責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于燕況在位食祿者乎遂相聚如莒求王子法章法章始懼其見誅也不敢言久之乃以實告莒人莒人遂與諸大夫共立法章爲王保莒城以拒燕布告國

中曰王已立在莒矣乃立太史氏爲后後所偁君王后也太史敫曰女不待媒而自嫁非吾種也汚吾族矣終身不睹君王后君王后終不以不睹故失人子之禮齊策齊世家田單傳後論說苑立節篇參攷是齊襄王元季也燕世家敘立襄王于田單復齊後誤

燕與秦趙方睦秦趙助燕伐齊蘇厲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非必施海內也教順慈悉非必徧布于民人也祭祀時享非數于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季稾豐盈民不疾疫衆人善之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于秦也怨毒積怒非猋淡于齊也齊策作韓此依史秦欲亾韓

而吞二周故以齊餌天下臣以爲秦計必出于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亾今齊久伐而韓必亾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亾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亾三川魏亾晉邑禍遂及于趙矣昔者五國之王嘗合橫而謀伐趙齊乃西禁秦國齊之事王宜爲上交今乃以抵辠取伐臣恐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爲義齊抱社稷以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于王也臣願大王孰圖之趙

王聞蘇厲言伐齊之計猶豫未決既而趙王與燕王遇趙命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廉頗由是爲趙上卿以勇氣聞于諸國趙策趙世家合編廉傳昔陽作陽晉索隱云有本作晉陽非

趙王得楚和氏璧秦王請以十五城易之趙欲不與畏秦彊與之恐見欺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以宦者令繆賢薦召藺相如問之藺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與趙城曲在秦均許之而負則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而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則臣請完璧歸趙趙王于是遣之相如至

秦旣獻璧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之秦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發書以地易璧趙羣臣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城必不得臣以爲布衣之交尙不欺況大國趙王于是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于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視大王無意償趙王城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于柱矣相如持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破璧乃辭謝固請召

有司按圖予城相如知其詐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于廷臣乃上璧秦王度之知其不可彊奪遂許之舘相如于廣成傳舍廣成舍名相如度秦王決負約乃使其從者衣褐懷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越五日秦王設九賓之禮引見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于秦而負趙巳令人持璧歸閒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乎惟大王孰圖之秦王與左右相視而

嘗左右或欲引相如公秦王止之卒延見相如畢禮而歸

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受使不辱賢之以爲上大夫相如

先爲繆賢舍人賢得辠欲亾奔燕相如曰君何以知燕王

賢曰嘗從吾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

以此欲往相如曰趙彊燕弱君倖于趙王故燕王欲結于

君今君亾趙奔燕燕畏趙必不敢畱君而束君歸趙矣君

不如肉袒伏斧質請辠則倖得脫矣賢從其計果免于難

賢以相如爲才而薦之史藺傳藺氏身名未顯冒險出奇如此不然止告秦曰大王雖志璧

必不如恐十五城以十五城易璧特欺趙耳大王欺趙則

失信于天下趙亦不受欺如此則趙辭直矣何必以獻璧

虜直哉王鳳洲云璧入勿予城相如請欲死于國秦王未必不予城如鳳洲計徒死于虎狼秦耳

己卯三十三季春正月衛君卽位後謚懷

衛逐緤錯挐薄殷順且之謀也先是嗣君病富術謂殷順且曰子聽吾言以說君勿損益也君必善之人生之所行與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行于世者食高麗也所用者緤錯挐薄也羣臣盡以為君輕國而好高麗必無為君言國事者子謂君君之所行于天下者甚謬緤錯主斷于國挐薄輔之自今以往衛先君不血食矣殷順且如富術言之嗣君遂與殷順且以相印而錯薄之族盡逐國策食高麗尚注以為人

名是也蠶游
說之士百
燕樂毅會趙師攻魏伯陽取之依趙世家惠文王十七年燕昭王三十年
秦伐趙拔兩城年表秦紀趙世家秦昭王二十五年
魏大水年表魏昭王十四年
秦王韓王會于新城年表秦紀韓世家釐王十四年年表云會兩周閒韓世家本同或誤西周
秦王魏王會于新明邑秦紀
庚辰三十四年秦拔趙石城年表藺相如傳秦昭王二十六年趙惠文王十八年
趙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伐魏趙世家魏昭王十五年
趙大潦漳水出趙世家

秦魏冄相趙趙世家

秦復以魏冄爲丞相年表穰侯傳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楚王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雁羅鸗何足爲大王道也有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特此也昔者三王弋道德五霸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雁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郯邳者羅鸗也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奮翼鼓翅方三千里則秦未

可得獨招而夜射乎既以言激怒王蘇氏謙論曰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此隱而諷之王不之責復召與語遂言曰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怨莫大焉昝有匹夫懷怨能報萬乘者白公子胥是也今楚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原也而坐受其困臣竊為大王不取也楚王聞其言遣使諸國復合從欲以伐秦不克乃謀入寇王使西都君謂令尹昭雎曰西都之地不過百里而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而攻之者名為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祭器在焉故也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恐天

下以器仇楚也夫虎肉臊其兵利身索隱云虎以爪牙爲兵利于防身式三疑兵當作皮謂肉不足會而皮臣衣也未見別本不改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必萬于虎今楚欲斃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吾知器南則兵至矣于是楚計不行楚世家頃襄王十八季秦將伐魏蘇厲謂西都君曰秦敗韓魏仆犀武攻趙取藺離石祁者皆白起力也是善用兵又有天命今攻魏魏必破破則周危君何不令人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栁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偁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巳養由基怒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

曰我非能教子支左詘右也夫射栁葉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棄矣今公破韓魏仆犀武攻趙取藺離石祁功甚多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依周紀西周策編并季言秦拔兩城此季言拔石城所謂取藺離石祁者卽此與顯王四十一季秦取趙藺離石祁赧王二季秦取趙藺茲與此異事疆場無常如此

辛巳三十五季秦攻楚取南陽赦辠人徙居之秦紀昭王二十七季楚頃襄王十九季

趙將奢逹師攻齊麥邱取之趙世家惠文王十九季齊襄王四季全氏經史問荅云樂毅攻齊六月盡得齊城惟莒卽墨未下趙世家云然譌全氏據其譌者以駁其不譌者是譌之又譌也

趙與魏伯陽前季所取邑也本趙世家編魏昭王十六季呂覽士容論云唐尙說惠王而解之圍以與伯陽史不言圍魏事疑不錄

秦白起攻趙取代光狼城殺三萬人季表秦紀趙世家白起傳藺相如傳合編

秦地動壞城季表

客有獻書秦王者曰臣聞大王之謀出事于魏恐非計也魏者山東之要也要腰古今字有蛇于此擊其尾則其首救擊其首則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皆救今魏者天下之脊也秦攻魏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魏亾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尙彊臣見秦

之大患可立而待也臣竊爲大王計不如出事于南方其兵弱天下不必能救地可廣大國可富兵可彊主可尊矣今秦欲與山東爲仇不先攻弱兵必大挫國必大急魏策末云

秦果攻藍田鄢郢吳注藍田爲進取之道下取鄢鄧取郢二季事合言之

秦司馬錯發隴西兵因蜀攻楚黔中拔之楚以漢北地上庸與秦黔中仍歸楚秦紀楚世家通鑑楚頃襄王十九季

楚令尹襄成君衣翠衣帶玉璣劍今說苑本脫璣依北堂書鈔御覽補履縞易立于流水上大夫莊辛過而說之曰願把君之手襄成君忿然作色而不言莊辛曰君不聞鄂君子晳之泛舟于

新波乎鄂君乘青翰之舟張翠羽之蓋榜枻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搴中流今日何日兮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君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子晳鄂君子晳乃揄修袂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令尹何以異于鄂君子晳臣何以不若榜枻之人願把君之手而不可何邪襄成君乃謝莊辛旣而莊辛見楚王諫曰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楚王曰先生老悖與妄爲楚國妖與莊辛曰臣見其必然也非爲國妖也臣請

澠池于趙以觀王于是莊辛適趙楚策說苑善說新序雜事二

壬午三十六年秦白起遂師伐楚取鄢鄧西陵匪莊辛赴趙適五月也于是秦赦辠人遷居鄢鄧楚世家西陵季表鄢西陵秦紀鄢鄧此從大事記新序莊辛之趙十月楚亾鄢郢此據楚策秦昭王二十八季楚頃襄王二十季

燕王使方士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封禪書漢郊祀志大事記合編韓非外儲說左上言客有教王不死之道蓋同或者季衰志耄而爲之與故編于將薨前燕昭王三十三季

秦王告趙王願爲好會于澠池趙王畏之廉頗與藺相如謀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乃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過此

不還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趙王許之秦數伐趙危甚不得已而行想見君臣慨涕及會飲酒酣秦王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鼓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聞秦王善秦音請秦王鼓缶秦王怒不許相如曰五步之內臣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有加于趙加陵也

趙亦盛設兵爲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以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素賤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加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不欲與頗爭列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其舍人皆以爲恥相如曰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詎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所以不敢加兵于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相鬭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頗聞相如言肉袒負荆因賓客至門謝辠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廉藺卒相與驩爲刎頸交

康蘇代傳秦趙

惠文王二十年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止之曰楚得枳而亡齊得宋而亡策而下有國字衍或國而倒亡者爲秦養也秦養枳見二十四年是也徐廣以爲楷拔郢言非齊楚不能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有功者秦之深仇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于汶乘夏水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于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

起乎少曲少曲沁水之曲沁水一名少水見徐氏頤記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搖搖從索隱動也策作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下軹道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錟戈在後錟戈一作銛戟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邱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魏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于齊曰宋王無道爲木偶以象寡人史象作寫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

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辠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于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敗寡人遂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亾之已得宜陽少曲因以破齊爲天下辠秦欲重楚則以南陽委于楚曰寡人與韓將絕矣殘均陵塞鄳隘苟利于楚寡人如自有之已韓魏合于秦因以塞鄳隘爲楚辠重趙以濟西委于趙已得講于魏質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困則使太后穰侯爲和羸則兼欺母與舅母不能制舅不能約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之生

者皆以秦之孤也而燕趙之秦者猶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王由此不行燕策蘇傳

燕王平謚曰昭予立是時昌國君樂毅伺齊已五年矣齊城以次降者七十有二惟莒即墨未下莒齊王都之即墨田單守之田單齊之疏族也嘗為臨淄市掾不知名齊破居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安平走者以轊折車敗為燕所虜惟田單宗人以鐵籠得脫東保即墨至是燕軍攻即墨趙使廉頗助之破齊之一軍見趙世家及廉傳即墨大夫必之共推田單為守

將昌國君樂毅以其守之堅也去城九里築壘圍之民出者令勿執困者振之使歸農卽墨危田單患昌國君樂毅善用兵不能詐欲去之遣客譏于昭王昭王賢不聽卽斬言者田單聞新主之素與昌國君樂毅有隙也乃縱反閒于燕宣言曰齊城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意欲南面王齊故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惟恐它將來卽墨殘矣燕新主以爲然使騎劫代昌國君樂毅將昌國君樂毅遂奔趙燕將士由是不和田單令城中人食必祭先祖于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

當有神師下教俄有一卒曰吾可以爲師乎語訖卽反走田單乃引還請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自是每出約必請神師頃之田單又令人宣言曰吾惟恐燕軍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頃之又令人宣言曰吾恐燕人掘吾城外冢燕軍皆如其言爲之齊人激怒欲戰者氣百倍于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也復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勞妻妾編于行伍之閒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兵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燕燕軍喜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墨降毋無擄掠吾族

家妻女令安堵燕將謚大喜軍令由是謚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衣以絳繒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于角束葦灌脂于尾爇城數十穴夜燒牛尾縱牛出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奔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者所觸皆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皆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奔走遂殺其將騎劫燕軍退諸城之降燕者聞之以次漸復為齊田單乃為棧道木閣迎齊王于城陽山中入臨淄而聽政齊王封田單為安平君

齊策季表世家樂毅傳田單傳廉頗傳新序襍事二齊襄王五年

趙王問公孫龍曰寡人欲偃兵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公孫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不可以虛名爲之必有其實今藺離石祁入秦而王縞素出臨東攻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非兼愛之心也有人于此無禮慢易而求敬阿黨不公而求仁號令數變而求靜暴戾貪得而求定雖黃帝猶困矣呂覽審應云惠王事以爲三十四年言白起取趙藺離石祁又是時連年伐齊編此公孫龍此言非特道王之藥石實萬世之龜鑑也

齊有孤逐女造齊王之門願陳其辭齊王見之與語三日始一日曰大王知國之柱乎齊王曰不知也對曰柱相國

也屋堅與不堅在乎柱國安與不安在乎相大王之相不可不審也齊王曰諾二日又與語齊王曰吾國相奚若對曰王之相比目之魚也外比內比然後能成其事就其功齊王曰何謂也對曰朋其左右賢其妻子是外比內比也三日又與語齊王曰吾相其可易乎對曰中才也求之未可得也如有過之者何爲不可今則未有妾聞明王之用人也推一而用之故楚用虞邱子而得孫叔敖燕用郭隗而得樂毅大王誠能厲之則此可用矣齊王曰吾用之柰何對曰昔齊桓公尊九九之人而有道之士歸之見韓詩外傳三

越王軾怒蛙而勇士死之軾蛙事見韓非內儲說上吳越春秋句踐外傳今本列女傳作敬螳螂之怒敬螳螂事是齊莊公故改葉公好龍而龍爲之下見新序雜事五是子張若魯哀公語今多引莊子逸篇本文選注物之所徵固不須頃齊飞曰善遂尊相敬而事之以女妻之列女傳六

周季編略卷八中終

周季編略

定海黃式三集

赧王八下

癸未 三十七年春正月燕王卽位後謚惠

趙王封燕樂毅于觀津號曰望諸君以聳動齊燕既而趙王謂望諸君毅曰燕竭力于齊其主信讒國人不附其可圖乎望諸君毅伏而涕泣曰臣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獲戾放在它國沒身不忍謀趙之徒隸況燕後嗣乎趙王乃止燕王恐趙用望諸君毅之有害于燕

乃使人責之且謝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仇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卽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爲將軍久暴露乎外故召休且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毅報燕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辠以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逃遁奔趙自負不肖之辠不敢爲辭說今足下使人數之以辠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所以畜幸

臣之理又不自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賞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于魏以身得察于燕先王過舉擢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于父兄而使臣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于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驟勝之遺事也（驟數通亦作取）閑于兵甲（閑一作嫻）習于

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徑于結趙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楚魏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于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大呂陳于元英故鼎反乎磿室磿從厤石譽策或作歷通用或誤磿史徐注正義依吳注引史表漢表皆可見厤爲磿之誤齊器設于甯臺薊邱之植植于汶篁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順于志順一作慊以臣爲不頓命頓猶墜也故裂地而封

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學是以受命不辨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箸于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偁于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稸積統呂太公數之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順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乎吳王闔廬而吳遠迹至于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沈之江案史浮新序作沈與下句相應夫差不悟先臣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

甚以至于入江而不改不改謂不變而去異也史作不化索隱曰言子胥怨恨投江而神不化猶爲波濤之神也夫免身全功史全作立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僇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辠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新序君子絶交無惡言去國無惡聲臣雖不佞數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敢以書報惟王留意焉于是燕王以其子樂閒爲昌國君而望諸君毅爲趙客卿往來通燕燕策樂毅傳後漢書邳彤傳注三國志魏武紀注通鑑綱目合編趙惠文王二十一年

燕鄒衍爲左右所譖下獄事見淮南子編此見樂毅所以公也

燕夏五月隕霜霜爲鄒衍所感淮南子説如此論衡以爲鄒獄與霜相値兩書俟論定

趙荀子況如齊爲祭酒初齊宣之時天下學士集稷下況年十五遊學齊亂後儒術微荀子況最爲老師據孟荀傳編今本傳十五作五十晁氏讀書志引劉向七錄作十五并詳攷適楚歸趙之年今從晁氏校定攷齊宣王十八年稷下學士盛數百千人距此四十七年是荀子此時年已六十餘故曰老師齊襄王六年

薛君田文卒薛君文自至魏後齊適亂爲小侯中立無所屬至是齊王入臨淄與連和復親之而適卒諸子爭立齊魏共滅之初文爲齊孟嘗君雍門子周以琴見孟嘗君曰

先生鼓琴能令文悲乎周曰何能令臣下悲哉臣所以能
令悲者或先貴後賤或先富後貧否則身材高妙遭亂屈
抑擯廢者也否則交歡相愛無故生離遠赴敵國無相見
期也臣為一揮琴而太息未有不悽愴而流涕者矣臣下
千乘之君也覩天地會不如一搰忽然與生雖有善鼓琴
者未能令臣下悲也孟嘗君曰文固以為不然周曰然臣
之所以為臣下悲者一事也夫敵秦而困之者君也連五
國之約南面伐楚者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縱則橫縱成
則楚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仇于薛千秋萬歲之

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既壞曲池既漸墳墓生荊棘游童牧豎樵采薪蕘躑躅其足而歌其上衆莫不愀然曰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于是孟嘗君泣涕承睫而未隕周乃引琴鼓之孟嘗君涕泣下流𣫻𣫻不能止曰先生鼓琴令文若破國亡家之人也魏昭王十八季列傳說苑善說淮南子覽冥訓文選別賦注秦士賦序任合編戚雍門一事之悲知焉援三窮之謬富貴功名何一不滅令人有大覺知大夢也宇宙一逆旅之開耳

齊田單出過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寒不能行坐于沙中田單憐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以衣之齊

王聞而忌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蚤圖之恐後之寡戴左右顧無人巖有貫珠者齊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齊王曰女以爲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飢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以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嘉單之善亦王之善已齊王曰善乃賜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齊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于庭口勞之乃布令察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鮑注穀猶養）齊王復從其計于是

使人懸乎里樹閭丈夫之相與語舉曰田單之怨人乃王之教澤也依齊策通鑑綱目貫珠者無辭齊王必殺之以滅口有辭則齊安

秦白起遂師伐楚拔郢燒夷陵楚先王之墓皆燬遂東至竟陵楚王以兵敗不能戰東北保于陳城秦紀楚世家楚頃襄王二十一季楚所以大敗之故見後五十七季

秦以郢為南郡秦紀白起傳水經注江水篇

我都君如秦秦紀言周君未知東周西周

秦王楚王會于襄陵秦紀

趙漳水徙于武平西趙世家

甲申三十八年秦封白起爲武安君使白起興蜀守張若伐楚拔巫黔中以爲黔中郡 秦紀年表起傳華陽國志合編 秦昭王三十年楚頃襄王二十二年秦紀冉年封起

楚王使人徵莊辛於趙莊辛至楚王謂之曰寡人不用先生言事至于此爲之柰何莊辛對曰王用辛言則可不用辛言將有甚于此臣聞之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王獨不見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閒俛啄蚉蝱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與人無爭也不知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

之上而下與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猶是矣黃雀俯啄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與人無爭也不知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頸爲的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猶是矣黃鵠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啄鰋鯉仰齧陵衡修其六翮（羽本）而淩清風飄搖高翔自以爲與人無爭也不知弋者修其碆盧（碆石之可爲矢鏃者也盧𢎘同弓也策碆一作䃅說苑作選其弓弩）治其矰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礛磻（礛亦作對）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抎亦作殞）晝游乎江湖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侯之

事猶是矣新序蔡侯策作聖侯靈侯皆未是蔡侯南游乎高陵北徑乎巫山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不知子發方受命乎惠王詳見貞王二十二三年策作宣王靈王皆非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夫蔡侯之事其小者也大王之事猶是矣大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穰侯已受命乎秦王塡黽塞之內投王乎黽塞之外是亦襄王之所不知也楚王聞莊辛言色變身戰慄曰謹受命迺封莊辛爲陽陵君楚策新序雜事三召莊辛在拔巫後編此

趙立公子丹爲太子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二年

趙大疫趙世家

魏王遬卒諡曰昭子圉立世家魏昭王十九年

楚王遣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于岸而步戰克之滅夜郎因秦奪楚黔中地無路得反遂留王滇池以且蘭有椓船牂柯處乃改郡名曰牂柯史漢西南夷傳華陽國志杜氏通典馬氏通攷合纂諸書或以為楚威王時事今據正義所引改頃襄編此

齊貂勃譖安平君田單單為酒召之問其故貂勃曰跖之狗吠堯狗固吠非其主也單因任貂勃于齊王甚相得齊王有所幸臣九人欲傷單以計使貂勃適楚乃譖于齊王曰安平君內撫百姓外懷戎翟禮天下之賢士其志欲有

爲也齊王召單單免冠徒跣請辠越數日貂勃來王賜之酒酣齊王召相田單來勃稽首曰周文王得呂尙以爲太公桓公得管仲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單夫安平君以卽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而反千里之齊當是時而自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計之于道歸之于義以爲不可故棧道木閣迎王于城陽山中今國已定民已安王乃曰單單嬰兒之計不爲也王曷不亟誅九人以謝安平君齊王從之益封以夜邑萬戶依齊策夜亦作掖齊襄王七年

乙酉三十九年春正月魏王卽位後謚安釐

秦白起伐魏取兩城依秦紀魏世家編年表兩作南秦昭王三十一年

楚王收東地兵得十餘萬西取爲秦所拔江南十五邑以爲郡拒秦用莊辛之謀也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如何辛對曰居不爲垣牆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如何辛對曰君子假貸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飲食人不使也不役也親戚愛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于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秦紀楚世家說苑貴德合編楚頃襄王二十三年此可見有人斯有土

魏封公子無忌爲信陵君信陵君無忌謙而下士致食客

三千人一日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將入界
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信陵君無忌曰趙王田獵耳非為
寇也居頃報言果然魏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之客有
能探趙王陰事者常以報臣自是魏王畏之不敢任以國
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信陵君
無忌厚饋之侯嬴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
故而受公子財信陵君無忌于是置酒大會賓客坐定虛
左從車騎自迎侯嬴侯嬴攝敝衣冠直上車坐不讓以試
觀之信陵君無忌執轡愈恭侯嬴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

枉車騎過之于是引車入市侯嬴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與語信陵君無忌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舉酒市人觀者及從騎皆竊罵侯嬴侯嬴覩信陵君無忌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引侯嬴坐上坐賓客皆驚酒酣信陵君無忌起為壽侯嬴前侯嬴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公子禮待之嬴倨公子愈恭人皆以嬴為小人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侯嬴又謂信陵君無忌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信陵君無忌依侯嬴言數往請之朱亥不謝

年表信陵君傳

趙樓昌伐魏攻幾不能取十二月使廉頗代將攻幾取之趙世家文王二十三年據傳以爲齊邑

齊安平君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連仲子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安平君田單曰單以三里之城五里之郭破萬乘之燕復齊墟何爲攻狄不能下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齊嬰兒謠之曰大冠若箕修劍拄頤攻狄不下壘于枯丘修史作長拄史作柱策作攻狄不能下壘枯邱安平君田單乃懼往見仲子連問故仲子連曰將軍在即墨之時坐則織蕢立

則杖臿爲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今當此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欲戰此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說苑夜作掖西有菑上之虞虞娛同說苑作賓金錙橫帶說苑橫作黃策通鑑作黃金橫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安平君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志識古今字通鑑注誤明日遂厲氣巡城立于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翟乃下齊策說苑指武通鑑合蔡齊襲于人卒通鑑纘于旃季說苑云將者士之心也上者將之肢體也心猶豫則肢體不用田將軍之謂乎至言也并錄之

丙戌四十年秦丞相魏冄將兵伐魏至大梁韓暴鳶救魏魏

冉破之斬首四萬暴鳶走魏割八城以和紀作入三縣以請和未幾魏
冉復伐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圍大梁韓又救之不克魏使
王且從說魏冉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攻齊得剛博以
廣陶攻魏得許鄢陵以廣陶秦王不問者以大梁之不亡
也今日大梁亡許鄢陵必議議則君必窮爲君計勿攻便
魏大夫須賈復說魏冉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秦貪
戾之國也蠶食魏氏戰勝暴子即暴鳶割八縣地未畢入師
復出矣秦何猒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大
梁也將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也王背楚趙而講秦

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魏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此臣之所聞于魏也願君以此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睾子割八縣天幸爲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常也臣聞魏悉其百縣勝甲以戍大梁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湯武復生不能攻也君攻而不拔秦兵必疲陶邑必亡則前功盡棄矣今楚趙兵未至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逮楚趙兵之未至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

與楚趙怒魏之先已必爭事秦從以此觀而君後擇焉君之割地豈必以兵秦兵可全以君制之何索而不得願君孰慮之而無行危魏冄從之卽魏圍趙乃得割温以和國策

秦紀魏世家穰侯傳秦昭王三十二年魏安釐王二年

趙廉頗攻魏房子拔之遂城而還又攻魏安陽拔之趙世家廉傳合編廉傳房子作房陵在拔幾後三年與世家異

丁亥四十一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相魏冄伐魏拔四城斬首四萬魏冄得益封年表魏世家穰侯傳合編穰侯傳得魏三縣有異秦昭王三十三年魏安釐王三年齊襄王十年

韓以張平爲相攷史記韓世家云良父平相釐王悼惠王卒于悼惠之二十三年則相于釐之末年也

趙使燕周將攻齊昌城高唐取之本趙世家編昌城二字連讀後孝成十年燕攻昌壯正義云壯當作城大事記作昌國趙惠文王二十五年齊襄王十年此後齊屢失地不聞田單策吳氏注曰單以功高被讒所以任單者不能展盡與不然則單之恩禍持怯而自晦也

戊子四十二年趙魏伐韓至華陽韓告急于秦秦不救韓相請陳筮曰事急矣公雖病願爲一宿之行韓世家陳筮策作田苓陳筮如秦見魏冄冄曰使公來事急矣陳筮曰未急急則將變而它從以未急故復來冄曰請發兵矣于是魏冄白起胡陽速師救韓敗趙將賈偃沈其卒二萬于河取趙觀

軍敗魏將芒卯于華陽斬首十五萬白起傳十三萬敗魏之卷蔡陽長社魏用段干崇請割修武以獻于秦魏使段干崇割地在華陽敗後明年此據魏世家蘇代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使欲璽者制地魏地不盡不已夫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蘇代魏策作孫臣魏王曰善雖然事已行矣蘇代曰王獨不見博之用梟邪便則食不便則止今王曰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梟也魏王不聽卒割修武以和修武即南陽古曰甯韓策秦紀趙魏韓世家穰侯白起傳年表合編秦昭王三十四年趙惠文王二十六年韓釐王二十三年魏安釐王四年秦紀冉一年諸書歧異大事記

縣之懷武今河南省懷慶府修武縣古曰甯見秦紀昭王四十一年裴注

秦渭水炎三日漢五行志引史記今史記缺文志曰秦武王三年渭水炎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炎三日劉向以為近火沴水也秦網密刑虐加以武伐天戒之

秦既取魏甯邑諸侯皆賀趙王使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患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彊得甯邑以制齊趙諸國皆賀吾往賀獨不得通此必加兵為之柰何左右曰三往不得通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有諒毅者辯士也王試使之諒毅受命往秦獻書曰大王廣地甯邑諸國皆賀寡君亦竊嘉之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辜願大王

無絕之使思君使臣有舉關得請之秦王使人報曰趙國大小皆聽吾言則受書幣不然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以令之請奉而行之無所敢疑于是秦王乃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將率諸國兵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則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于天下衣服之便于體膳啗之嗛于口未嘗不分于葉陽涇陽君葉陽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覆巢毀卵

而鳳皇不翔刳胎焚夭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敝邑敝邑與思而行之無乃傷葉陽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謀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請黜之秦王乃盡受幣而厚遇之錄趙策編釋以取衛任拔慎後報王十入年式三按是時趙不肯賀郎賀不納何思今編于此修武郎遣邑古通用衛也趙莉明年封平陽君此年未封不稱君壽此趙魏同伐韓同敗于秦救事皆相符釋史不足據

秦趙既合趙將與秦伐齊齊王恐令田章以陽武賂趙以順子為質趙王喜乃按兵告于秦曰齊以陽武賜敝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敢告下吏秦王使公子佗之趙謂趙王

曰齊不可信請益甲四萬且以觀津與趙使同伐齊齊王益恐乃使蘇代説魏冄曰臣聞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于敝邑之王（必積決之）曰秦王明㩴矣智必不爲此也三晉相結秦之深仇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今破齊以肥仇一失計也秦之謀者或將曰破齊所以敝晉楚而秦可以制晉楚之勝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安能敝晉楚二失計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將以此敝秦三失計也齊見秦晉楚合攻之不歪秦必歪晉楚甚秦割齊以啖晉楚而秦反受敵四失

計也晉楚以秦謀齊則以齊謀秦何晉楚之智而秦之愚
耶臣故曰秦王明穰侯智必不爲此也于是魏冉不伐齊秦策穰侯傳
趙取東胡歐代地趙世家
秦使白起與韓魏同伐楚未行楚使黃歇適至秦說秦王
曰天下莫彊于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鬭
兩虎相與鬭而駑犬受其獘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
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高而危纍棊是也今大國之地
半天下有二垂史正義言極東西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

者也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于齊以絕從親之要策無忘鮑云不與通也此從史要鮑訓約索隱曾腰言山東從親之要是其腰據索隱是秦三世思接地于齊以絕合從之腰也今王使成橋守事于韓紀云成橋秦人史作盛橋成橋以其地入秦策講從史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兵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酸棗燕虛桃人始皇五年攻魏定酸棗燕虛長平索隱引此云桃人亦魏邑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耶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屬史屬作注會同字道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

王之威亦單矣（史作單徐注亦作殫策作憚）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戰之心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杖兵甲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者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智氏敗處鮑注[illegible]處）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正義夫差自剄處）此二國非無大功也復利于冉（[illegible]）而易患于後也吳信越而伐齊既勝齊人于艾陵還爲越王禽于三江之浦（史作三渚）智氏信韓魏而伐趙攻

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之乎鑿臺之上新序作今鑿臺王妒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不涉其曰威武之大者遠安宅之不必涉其地也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它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鮑云以慮患故卑辭而實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于韓魏鮑云重猶累而有累世之怨焉韓魏父兄子弟接踵而死于秦者數世矣本國殘本國國之本根重地也社稷壞宗廟隳刳腹絕腸折頸

摺頤系頸摺首拉首身分離暴骨艸澤頭顱僵仆相望于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于路鬼神孤傷無所食策孤群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者滿海內矣故韓魏之積怨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將惡出兵王將借路于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于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于仇讎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

而不離韓魏將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七邑請故宋地齊人南面攻楚泗北必舉史謂上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王使之獨攻是王破楚以肥韓魏而勁齊韓魏之彊由是足以校于秦矣而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由是莫彊于齊齊得地葆利詳事下吏詳佯古今字一秊之後為帝若未能于以禁王之為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而樹怨于楚策樹作注詘令韓魏歸帝重于齊鮑注詘猶反史作遲遲猶緩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如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襟以

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內侯由是王以十萬戍韓魏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與召陵上蔡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舊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于齊索隱注謂以兵栽之鮑改齊作秦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索隱西海至東海鮑曰東南海要絕天下也鮑云要猶中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持齊楚史新序作直此四國不待痛而服矣秦王曰善止白起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秦策春申君傳新序善謀合編楚頃襄王二十六年

魏來城我西鄙爲犯之謀也馬犯謂魏王曰秦破魏韓陽

之軍去周甚近我王慮國破身重病若死則犯必死矣犯請以九鼎入于魏其圖之魏王喜胥戍西都與以卒犯又謂秦王曰魏卒非戍我也將伐我而取九鼎負歸也王若不信試出兵以觀之秦果出兵犯乃謂魏王曰我王病瘉九鼎請後可入則入之今王使卒之周諸國皆生心不若令卒城我西都以匽事端魏王曰善遂使城之周紀索隱正義所引國策合編

韓王咎薨謚曰釐子立世家韓釐王二十三年

晉侯買薨謚曰湣子儺立史曆作文大事紀作閒今從索隱引世本及鄒誕生本湣公二

十三年

魏王恐于華陽之役將入朝于秦周訢諫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母詰其故則曰吾所賢者無如堯舜堯舜名所大者無如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于學也將盡行之邪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于學也將有所不行邪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為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為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

臣之賤也有人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殉臣必不為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納王乎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為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必梁急無梁孰與身急必身急以三者言之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可乎魏王以為然而未決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合一猶足以扞秦乃止魏策注該一作訢呂覽應首劇辭作魏敬

己丑　四十三年春正月韓王即位後謚桓惠

魯侯卽位年表後謚頃世家謚傾

楚太子完爲質于秦左徒黃歇侍楚世家春申君傳楚頃襄王二十七年秦昭王三十五年

秦置南陽郡秦紀

趙王封其弟豹爲平陽君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七年

趙河水出大潦漳水徙于武平南趙世家

燕王薨謚曰惠子立世家燕惠王七年

趙王游于囿中見虎眄然環其眼趙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于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

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殺矣明日平陽君豹使人殺言者趙王不問韓非外儲說右

秦楚佐韓魏伐燕齊救燕也燕世家燕王七年韓魏楚共伐燕楚世家頃襄王二十七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秦本紀昭王三十五年佐韓魏楚伐燕史記載此事甚明燕策云齊韓魏共伐燕楚使景陽將而救燕與此自是兩事鮑注國策多據史改策此又據策改史燕世家之楚爲齊李錯併史楚且景陽傳始鮑注之譌

庚寅四十四年春正月燕王即位後謚武成

趙將藺相如伐齊至平邑年表世家藺傳趙惠文王二十八年齊襄王十三年

秦客卿竈謂魏冉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數年矣攻齊

之事成陶爲萬乘長小國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霸之事也君欲成之曷不使人謂燕相曰聖人不能爲時時至勿失舜雖賢不遇堯不得爲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今攻齊此君之時也因天下之力伐仇國之齊報惠王之恥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詩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吳不亾越越故亾吳齊不亾燕燕可亾齊非以此時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它事而從齊齊秦合其仇君必深矣君誠能亾齊封君于河南建國于中國南與陶爲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于攻

齊而無它慮也魏拜納館盲遂使竈攻齊剛壽秦策齊世家穰侯傳合編剛壽范睢傳作綱壽竈秦策作造曆同古通用穰侯傳穰侯言客卿竈當作用客卿竈言秦昭王三十六年穰侯

秦滅義渠呂氏曰按漢匈奴傳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后詐殺戎王于甘泉遂起兵殘義渠此與范睢傳相聯合

秦以張祿爲客卿張祿本姓范名睢字叔魏人也初從魏中大夫須賈使于齊齊王聞其口辯私賜之金賈疑睢以國陰事告齊歸告其相魏齊魏齊怒笞擊睢折脅摺齒摺拉通睢詳死卷以簀置廁中使賓客醉者更溺睢詳佯通更迭也後魏齊醉以計得出鄭安平匿之更姓名曰張祿秦謁者王稽

使魏問鄭安平曰魏有賢者可與西游乎安平以張祿先生對夜見王稽語事大說載與俱歸張祿獻書于秦王曰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于書而淺者不足聽欲親見王而言之未幾秦王見之離宮祿詳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秦王來宦者怒逐之曰王至祿謬謂曰秦安得王獨有太后穰侯耳意欲感怒秦王秦王微聞其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事已乃得受命敬執賓主之禮張祿辭讓是日觀張祿之見者莫不變色易容秦王屏左右跽而請曰先生何以教寡

人張祿對曰唯唯有閒復跽請之又對曰唯唯如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教寡人乎張祿曰臣羈旅之臣也交疏于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閒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三問而不敢對也臣知今日言之明日必誅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苟可少補于王死不敢避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蹷也因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姦臣之態終身闇惑無以照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已孤危此臣之所恐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寡人得見先生

也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張祿拜秦王亦拜張祿猶恐左右有竊聽者未敢言內先言外事因進曰大王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夫韓魏天下之樞也王親韓魏以威楚趙則齊附齊附則韓魏可虛矣秦王曰善以爲客卿謀兵事秦策范傳合編林少穎曰秦之所以得天下不外遠交近攻之策是策出于司馬錯成于范雎秦取六國謂之蠶食蠶之食葉自近及遠

辛卯四十五年趙破秦軍于閼與趙奢之謀也先是秦攻趙

取趙藺離石祁三邑三十四年書白起事趙請以公子郚爲質于秦而納焦黎牛狐以易藺離石祁三邑既而趙背秦不與焦黎牛狐秦王怒令公子繒請地趙王令鄭朱對曰藺離石、祁之地曠遠于趙而近于大國有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其社稷之不血食安能恤藺離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爲此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卒背秦王秦王大怒使中更胡陽伐趙閼與史云伐韓今據策趙王召廉頗而問救之之計曰道遠險陿難救又召樂乘而問之亦曰難救及召問趙奢奢對曰道遠險陿譬之兩

鼠鬬於穴中勇者勝趙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令軍中曰敢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閒來入趙奢善食以遣之閒歸報胡陽胡陽大喜曰彼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遣閒遂卷甲而趨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距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納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

必敗趙奢曰請受教許歷請受誅趙奢曰須後令未幾許歷復諫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赴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敗秦師秦師解閼與復攻魏幾廉頗救幾復敗之趙威大振趙王賜奢號曰馬服君（史正義誤馬古讀武故左傳稱司馬亦爲司武詩曰共武之服故名）與廉頗藺相如同位以許歷爲國尉趙奢初爲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勝怒趙奢曰君于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國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

平平原君勝以爲賢薦之趙王使治賦賦平此田賦也民富府庫實言公私均有誼至是又以軍績著趙策趙奢傳秦昭王三十七年趙惠文王二十九年號安鑑王七年

西都君如秦客謂周冣曰譽秦王之孝以應爲秦太后養地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交也周冣從客計旣而秦欲舉兵入寇我西都周冣謂秦王曰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于齊則秦孤而不王矣天下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爲天下罷爲一作與與爲古通用一本誤作與天下俱罷則令不行矣西周策周紀

秦攻齊剛壽年表齊世家合編齊襄王十四年呂氏曰後年范雎以剛壽之役譏穰侯豈非其言密狀延不前歟

壬辰四十六年秦中更胡陽復攻閼與不能拔年表世家通鑑大事記合編趙惠文王三十年秦昭王三十八年

齊安平君田單如趙見馬服君趙奢謂馬服君奢曰單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不服者將軍之用衆耳夫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勝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單所不爲也單聞之帝王用兵不過三萬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奢曰君非

徒不達于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將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而擊之則絕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眾而應彊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將之劍材而無脊之厚則鋒不入無脾之薄則刃不斷兼有是二者無鉤竿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鮑注鉤劍頭環竿柄也鐔珥鼻也蒙須疑劍飾）君無十萬二十萬之眾猶無鉤竿鐔蒙須之便也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今取古之萬國者分爲戰國七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至數歲齊以二十萬之眾攻荊五年乃罷

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兵救是乎哉安平君單喟然歎息曰單不至也趙策

癸巳四十七年秦客卿張祿告秦王親魏以抑韓秦王曰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如何張祿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削地以賂之不可因舉兵以伐之秦王于是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依年表范傳編秦昭王三十九年魏安釐王九年秦紀後二年云拔邢邱懷懷字衍裴注引韓詩外傳以懷即邢邱按左傳宣六年秋伐晉圍懷及邢邱下五十年信陵君云秦故有懷茅邢邱則自春秋至戰國懷邢邱分二邑與武王時之名懷曰邢邱者異矣

甲午四十八年秦太子質于魏卒併曰悼太子歸葬芷陽年表

秦紀呂不韋傳昭王四十年魏安釐王十年

魏公子牟自秦東行魏冉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獨無一言以教冉乎公子牟曰微君言牟幾忘君知夫貴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辠期而辠自至乎魏冉併善而不能行依趙策說苑敬慎合編趙策平原告平陽引此以為公子牟告應侯

乙未四十九年秦拔魏廩邱魏世家鄆邱范雎傳邢邱行張祿之計也秦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何如始彊對曰弱于始秦王曰今之如耳魏齊何如孟嘗君芒卯之才對曰不及也秦王曰

以孟嘗君芒卯趨強韓魏之兵以攻秦猶無柰寡人何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趨弱韓魏以伐秦其無柰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然中旗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

策中期推琴魏世家中旗馮琴韓非難三中期推琴說苑敬愼中旗伏琴或曰中中旗卽中期之諫武王者或曰中期卽鍾子期與伯牙友者或以中期爲官名推琴爲人名按當六韓非云中期之所官者琴瑟也則琴非人名可知

晉之時智氏最彊滅范中行圍趙氏于晉陽及魏桓子韓康子肘足接于車上以謀智氏智氏地分身死爲天下笑今秦雖彊不過智氏韓魏雖弱尙賢于在晉陽之下此方其用肘足之時願王之勿易也秦王恐

秦策魏世家范傳韓非難三合編秦

昭王四十一年魏安釐王十一年韓桓惠王七年

秦王信張祿曰豈親張祿因請閒進言曰臣居山東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君高陵君涇陽君不聞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生殺之威之謂王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令焉得從王出乎乃所謂無王矣臣聞善治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于陶戰敗則怨結于百姓禍歸于社稷督淖齒管齊擢齊王筋縣廟梁李兌管趙而主父餓死今四貴用事亦

齒兒之類也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臣見王獨立于廟朝矣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聞之大懼乃奪宣太后權令穰侯魏冄華陽君羋戎高陵君顯涇陽君市各就國以張祿爲丞相封應侯國策秦紀范傳合編綱目云高陵君市涇陽君悝按秦紀昭王四十五年葉陽君悝出之國則綱目譌矣

趙王何薨諡曰惠文子丹立趙世家惠文王三十三年

魏聞張祿相秦秦謀伐魏相魏齊使須賈如秦須賈不知張祿之爲范睢也范睢乃微行敝衣閒步至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曰然須賈曰范叔有說于

秦耶曰不也睢身日得過于魏相亾逃至此安敢有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曰臣爲人庸賃須賈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至此哉乃取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范叔知之乎吾聞幸于王天下事皆決于張君今吾之去留在張君范叔其有客習于張君者哉曰主人翁習知之惟睢亦得謁睢請爲君見于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于主人翁范睢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

我我爲君先入通于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厀行因門下人謝罪于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于青雲之上以貴仕爲青雲本此揚雄解嘲當塗者引青雲隋書李德林傳賁君臣體合自致青雲其義皆同謂仕途不可言青雲楊用修一偏之見也賈有湯鑊之罪惟君命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數賈之罪尚未足數史作續古字同借皆云續贖通非范雎曰汝罪有三百餘者楚昭王時申包胥卻吳軍封以五千戶而辭自

以爲邱墓之寄于翔也今睢之先人邱墓在魏汝以睢爲有外心于齊而惡睢于魏齊汝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汝不止罪二也醉而溺我汝何忍乎罪三也然汝之所以得無死者贈綈袍戀戀有故人意故釋汝乃謝罷入言之秦王罷歸須賈須賈辭于范睢范睢大供具盡請諸國客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設大也易傳盛長稱而不設鄭君注）而坐須賈于堂下置莝豆于其前令兩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我且屠大梁須賈歸告魏齊魏齊恐亡奔趙匿平原君勝所自是范睢之姓名著乎列國

秦以王稽爲河東守以鄭安平爲將軍皆范雎所任也范雎盡散家財物以報所嘗困戹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范雎傳攷子伐韓少曲高平

丙申　五十年春正月趙王即位後謚孝成

秦以子安國君柱爲太子年表秦紀因不書傳集秦昭王四十二年

趙以平原君勝爲相平原君勝家好士食客常數千人孔子之玄孫穿字子高自魯適趙平原君勝禮待之一日與穿飲酣以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穿曰聖賢以道兼人未聞

以飲食也平原君勝曰然則此言何生穿曰生于嗜酒者

燕戲之辭也平原君勝曰吾不戲無所聞此雅言也雅言正言

也

有公孫龍者甞爲堅白同異之辯平原君勝客之公孫龍字子秉莊子徐無鬼所謂儒墨楊秉是也與孔門弟子公孫龍字子石者二人堅白之說紛紛有以劍淬水之黃白論利不利者有以石之目視見白手觸知堅為異者有堅石非石白馬非馬之辯者未知孰是與穿論臧三耳甚辯析臧三耳之說不一莊子天下篇惠子言雞三足與臧三耳相似呂覽注謝說臧幾古通用羊也三耳呂覽作三牙盧說云作三耳是也龍意兩耳形也又有一刑聽者以君之故爲三耳穿弗應乎

原君勝問之穿曰幾能令臧三耳矣然謂臧三耳甚難而

實非也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抑

從辭而非者乎平原君勝無以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也其人理勝于辭公辭勝于理（後世論理辭推所以然正公孫龍之此）終必受詘久之鄒衍過趙平原君勝側行撇席請之使公孫龍及其徒綦毋子之屬見鄒衍辯白馬非白之說鄒衍曰不可夫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是故辯可爲也若煩文以相假巧譬以相移此害大道者也繳紛爭言競而後息此害君子者也座皆偁善公孫龍由此詘（季表平原傳孟荀傳孔叢）

丁公孫龍呂覽注許又平原傳集解引劉向別錄

秦王母宣太后羋氏以爲外依年表秦紀綱目書羋氏詳見八年

齊楚伐魏魏求救于秦冠蓋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乃使

唐雎索隱雎七餘反新序作唐且從目作雎誤西見秦王秦王曰丈人遠至此

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雎對曰大王

已知魏之急而救兵不發者是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夫

魏萬乘之國也偁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爲秦之彊足

以有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發魏急

則將割地以約齊楚是王亾一萬乘之魏而彊二敵之齊

楚也竊以爲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于是秦遽發兵救魏齊楚引兵去魏策魏世家新序雜事三合編世家云唐雎年九十餘以魏滅距此五十餘年唐雎猶爲安陵君使則年九十餘當在後爲安陵君使亙魏安釐王十二年齊襄王十九年楚頃襄王三十四年

秦伐韓拔少曲高平范雎傳雎言秦親魏孤韓之計行韓桓惠王八年

趙平原君勝如秦秦王召之也范雎聞魏齊亾趙匿平原君勝所秦王爲范雎必欲報其仇乃詳爲好書詳佯通遺平原君勝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爲布衣交君幸過寡人平原君勝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秦王與平原君勝飲謂之曰昔周文王得呂尙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

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家願君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不出君于關平原君勝曰貴而為交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貧賤有難不可忘也見索隱）魏齊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方氏爾曰此平原一生大節）今又不在臣所范雎于是詒秦王遺趙王書趙王遂發卒圍平原君勝家魏齊夜亡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念諸侯莫可急抵者乃復還大梁欲因信陵君無忌以走楚信陵君無忌畏秦猶豫不遽見曰虞卿何如人也侯嬴曰人固未易知知人實不易也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

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閒行急齊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實不易也信陵君無忌聞侯嬴言太慚乃迎虞卿魏齊聞信陵君無忌之猶豫已怒而自剄矣趙王聞之卒取其頭與秦平原君勝乃歸趙范雎怨平原君勝之匿魏齊也而毀之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理治玉也此古訓周人謂鼠未腊者璞周人懷璞過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乃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賢名顯于天下然李兌弒主父于沙邱而猶臣之天下之王猶以爲賢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眩其名不知其實

也依秦策范雎傳及司馬通鑑朱趙綱目書秦務執趙公
子勝于下五十六年由讀虞卿傳不明而誤也虞卿傳
末追叙寫事晉虞卿自賴齊疾後志狂著書前後者仕趙
非其志也誤以傳為稱時事先後而教之則書執勝子五
十六年虞卿如齊之後不與秦自趙敢韓北黨與趙仇怨
甚謬豈于此時佯為好書以召平原君平原君歸敢上黨
之策者豈此時敢入秦乎今依范雎傳綱召平原君事于
此年趙主父殺弒惠文王年纔十六平原君為惠文同母
弟年必幼此事不可許賢平原君正如孔子譏臧文仲不
仁不知六而不賢其平虞父之讎也范雎以善復仇名因
言平原君之不復父仇也并
綱秦策以為范雎之[illegible]言

趙客謂趙王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于人乎趙王曰人
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于人也客曰魏為從主而違者范
痤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及萬戶之都請殺范痤于魏范

痤死則從事可移于趙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痤于魏魏王使人捕之痤因上屋騎危史注危棟上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如痤死趙不與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無忌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從之如彊秦襲趙之欲倍趙之割則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無忌乃言于魏王而出之魏策魏世家說苑善說皆有此事魏策以爲趙虞卿之謀式三謂虞卿不應爲此謀改爲趙者

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伐韓以求故地信陵君無忌或作

朱异朱巳諫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父母兄弟若禽獸耳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奪之國于親戚兄弟若此而況仇讎之國乎今大王欲與伐韓益近秦則不明矣羣臣知而莫諫則不忠矣今夫韓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而外支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亾乎韓亾秦盡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亾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

是復閼與之事也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背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谷索隱自秦向楚有二道涉谷是西道河外是東道正義同作道涉山谷非行三千里而攻冥隘之塞隘阸通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外背大梁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韓亾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固有懷茅邢邱安城延津史無安依索隱補延一作垝依正義以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亾矣王之使者出過安陵氏於秦安陵不欲攻韓秦之欲誅之久矣秦

葉陽昆陽與舞陽安陵為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隨墮古通用）魏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矣則魏豈得安哉鄉日者秦在河西去梁千里有餘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閒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言自秦伐林鄉以來至于今也）秦十攻魏（十亦作七）五入圃中（圃即圃田索隱正義同或誤國）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闞所亡于秦者山南山北河內河外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方在河西去大梁千里而禍若是矣況使秦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閒之去大梁百里禍

必百此矣鄭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受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橈之以講韓弗聽投質于趙請為天下雁行頓刃（雁行旅進也見元年）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無窮非盡亡天下之國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故地于韓韓必效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于與秦伐韓而又無鄰秦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也已（大史作天從策）通韓之上黨于共甯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

有其賦足以富國而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必不敢反魏則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大破魏齊甚畏天下之西鄉馳秦入朝而臣之日不久矣魏策魏世家呂氏曰信陵君言淺切綜練識天下之大勢使魏王用其計約連楚趙竭力助韓則韓不至于失上黨趙不至于敗長平六國不至于為秦所吞矣謀既不用又以譖殺晉鄙流落在外六國坐以魏始再用之猶能收合諸國折衝秦之鋒若用之于上當長平未敗之前天下雌雄之勢未可量也

秦伐趙攻取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于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彊諫太后明

謂左右曰有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以胥之胥須通[illegible]作揖龍徐趨而入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之玉體有所御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得無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閒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四三里少益嗜食和于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龍曰老臣賤息舒祺息子也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塡溝

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太后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賢多也詩我從事獨賢孟子我獨賢勞謂多勞也禮內則獻其賢者於宗子謂價之多者說文賢多財也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對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久遠太后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觸龍曰今三世以前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尙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國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

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侯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太后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于趙老臣以爲太后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于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于齊齊兵乃出秦兵退趙策 趙世家

燕封宋人榮蚠爲高陽君使將兵攻趙趙王割濟東三城令盧高唐平原陵地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求安平君田單將之馬服君奢謂平原君勝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

平君而將之所割濟東三城合城市邑五十七此乃與敵
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也今君以此與齊求安平君而將
之國奚無人甚哉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抵辠居燕燕以
奢為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
兵未取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為將乎平原
君勝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于王王亦聽僕將軍無言已
馬服君奢曰君之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于燕
也茹肝涉血之仇耶其于趙也則不然使安平君智則奚
以趙之強為趙彊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彊趙之兵以杜燕

衛曠日持久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乎溝壘甲兵刓敝將摩盧乃引其兵而歸胃盈役也後平營田單攻狄中人拔之又攻聊往人拔之得二城城大兵過胃挾者巽如馬服君奢之言趙策韓世家中人本亦作中此與徐注正義燕武成王七年

齊王法章卒謚曰襄子建立國事皆決于太后太史氏號君王后齊世家

丁酉五十一年春正月齊王即位在位四十四年國滅無謚

秦白起攻韓汾陘拔九城斬首五萬年表秦紀韓世家白起范雎傳合纂起傳作拔五城秦昭王四十三年韓桓惠王九年

秦城河上廣武 范[illegible]僞實 武本韓地

齊荀子況如秦應侯范雎問曰入秦何見荀子況曰固塞險形勢便山林川谷美是形勝也入境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古之吏也觀朝廷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雖然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此殆無儒者邪秦王曰儒何益于人之國對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人主用之則勢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愨雖窮

[illegible]

國奠毀必不以邪[illegible]之地而明乎持社稷之

大計雖隱于[illegible]尚[illegible]畢人其不貴之道[illegible]存也仲尼為魯

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

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居于闕黨闕

黨之弟子網罟分有親者得多孝弟以化之也儒者在本

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荀子纂圖儒效新序雜事一及五本朝本相之朝

趙威后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

者曰歲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不解也

曰太后不先問王而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貴乎太后曰

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舍本而先問末者耶于是又進而問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逮民出于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子不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庶民乎於陵仲子尚存乎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

是民出于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齊策趙世家孝成王二年趙太后實矣以於陵子為可殺過也論衡非韓篇曰堯不誅許由唐民不皆巢處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魏文式段干之閭魏國不皆闔門何則清廉之行人所不能為也賞無功而加罰待舉而施誅不仕未有事之人非也

趙以齊安平君田單為相趙世家

戊戌五十二年秦白起攻韓取南陽絕太行道范雎之謀也

初范雎說秦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譬如木之有蠹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為秦患者孰有大于韓乎王必收韓秦王曰韓不聽為之柰何雎對曰韓安得不聽乎王下兵攻滎陽則鞏成皋之道不通北斷太行

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舉兵韓國斷而三秦策年表起傳范傳合縱秦昭王四十四年韓桓惠王十年

楚宋玉因其友以見于楚王楚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友曰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讓于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兔曰東郭㕙一日而走五百里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遙見而指注注屬也則韓盧不及眾兔之塵矣若躡跡而縱緤雖東郭㕙亦不能離今子之屬王也躡跡而縱緤與抑遙見而指注與友曰僕有罪僕有過未

幾大夫登徒子唐勒短宋玉于楚王楚王問于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歟何士民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辠使得畢其辭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矣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之者不過數人而已矣是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故鳥有鳳魚有鯤藩籬之鷃尺澤之鯢莫之能量士亦有之世俗之民安知臣之所爲哉

韓詩外傳七新序襍事一及五新序楚威王文選襄王新序陽陵采薇此陽阿薤露刻角此刻羽鯨作鯤[illegible]

之蹋作落籬皆從文選

楚頃襄王三十六年

楚王病太子完質于秦不得歸而太子與秦相范雎善于是左徒黃歇說范雎曰楚王疾恐不起秦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范雎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疾反而後圖之黃歇與太子完謀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

在中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與使者俱出亾去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完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太子完謝病度太子完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于秦王曰楚太子歸出已遠矣歇願賜死秦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范雎曰歇為人臣出身以殉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歸之以親楚秦王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王橫薨謚曰頃襄太子完立春申君傳

己亥五十三年春正月楚王即位後謚考烈

楚納夏州于秦是時楚益弱年表楚世家通鑑大事記皆州不言夏此據蘇秦傳集解

正義參攷夏州在荆州江陵縣北左傳所謂楚伐陳鄉取一人以歸謂之夏州也秦昭王四十五年

楚以黃歇爲相封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唐雎見春申君歇曰臣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僞勇西施衣褐而天下僞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棊之所以爲能者以散棊佐之也一梟之不勝不如五散亦明矣君何不爲天下梟而令臣等爲散乎春申君傳楚策合編

汗明見春申君歇與談大說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歇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曰明願有問君之聖孰如堯曰

何敢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如舜曰先生卽舜邪汗明曰不然臣請終言之君之聖賢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舜事堯三年而後相知也今君一旦知臣是君聖于堯而臣賢于舜邪春申君歎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旣而汗明復言曰君亦知驥乎夫驥服鹽車而上太行蹏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中半也策作外此依廣絕交論注校負轅而不能上轅策作轅文選曹子建求自試表注引轅作轅與吳注所引姚本同三國名臣傳贊注作轅伯樂遭之丁車攀而哭之丁當也廣絕交論注引作下解紵衣以冪之驥于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

于天若出金石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也今僕之不肖阨于州部堀穴窮巷沈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祓僕使得為君長鳴厲乎 楚策文選注

秦五大夫賈攻韓取十城 秦紀本表韓桓惠王十一年

秦葉陽君悝出就國未至而死 秦紀

秦白起伐韓拔野王守之上黨道絕于韓韓獻上黨于秦令韓陽告上黨守靳黈黈曰人有言挈缾之智不失守器請悉發兵守以應秦若不能守則死之韓王乃使馮亭代靳黈為守三十日與民謀曰道已絕不如歸趙趙受我

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矣乃

告于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其吏民皆安于趙不

樂爲秦有城市邑十七策作七十願拜納之大王惟大王才之才裁通

趙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

受之何如豹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趙王曰人懷我德何

謂無故乎豹曰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能相通固自以爲

坐受上黨也韓之所以不入于秦者欲嫁其禍于趙也秦

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于弱小而弱小顧

能得之于彊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漕水

通糧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必勿受也趙王曰發百萬之軍攻戰踰年未得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十七何故不爲趙豹出王召平原君勝謀之平原君勝以爲可受趙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對曰濉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瞻視不轉小頭而面銳者敢決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瞻視不轉者執志彊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爲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不如武安君持守則足以當之趙王曰善乃令平原君勝受地告馮亭

曰微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爲侯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安者賜之六金馮亭坐涕不見使者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爲君守地不能死不義一入之秦不聽君令不義二賣君地而受封不義三矣辭封而入韓漢馮奉世傳後漢書馮衍傳言趙封馮亭爲華陽君與趙括同戰死長平與此文異趙遂發兵取上黨使廉頗將趙策趙世家白起傳大事記引嚴尤三將敘及後漢書列傳入贊注引策合編按廉藺傳時趙奢已死藺相如病篤平原所以薦廉頗也譙周古史攷以長平之陷咎在易將不在平原則薦廉頗語不可不詳述也

初越王亞守琅邪翳子王尊立王尊翳子王親立大失衆

心楚伐之大敗其師王親吞南山失瑯邪越絕書吳越春秋合編越絕書云楚考烈王并越于瑯邪復四十餘年秦并楚逝推繹此是時守夏祀者僻居浙江之東南者矣

庚子 五十四年秦攻韓緱氏藺拔之白起傳拔正義藺當作綸秦昭王四十六年韓

桓惠王十二年

辛丑 五十五年秦使左庶長王齕攻上黨上黨民吞趙趙將廉頗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四月齕因攻趙軍趙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茄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壘取二尉敗其師奪西壘壁趙王思召樓昌與虞卿謀曰軍戰不勝尉復亦奪人將

卷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講虞卿曰夫言講者以為不講必破而制講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耶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將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趙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將必恐如此則講乃可成也趙王不聽從平陽君劉為講發鄭朱入秦秦納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從平陽君講秦秦已納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卿曰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乎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之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講必不救

趙秦知天下不救趙則講不可得成也趙卒不得講白起傳虞卿傳新序書謀合縱秦昭王四十七年趙孝成王六年蘇子由古史曰趙孝成貪上黨之利致秦兵一失矣以括代頗二失矣括敗而講不從虞卿而從豹三失矣積此三失以致大敗由此觀之非秦能敗趙而趙之所以自敗者多矣故善爲國者必先定計慮式三按子由所言三失前後誤倒以專攻之趙豹講秦失于前將括失于後此趙所以大敗也

孔子之八世孫斌有賢名魏王聞其賢遣使者聘之斌曰王信能用吾道吾道固爲治世也雖蔬食以養吾猶一夫耳使者固請斌乃之魏魏王郊迎以爲相子順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者有謗言

斌曰先君子相魯三月謗止今庸知謗止之無時乎所以內理國政者如此魏與韓有隙斌曰昔昭釐侯執圭見魏君者與殷敵為鄰獨勤不能支二難故屈已以求存也今韓魏弱于始秦彊于始為王計莫如除小忿全大好也吳越人同舟相救如左右手今不協同患是不如舟人矣秦伐趙大夫以為于魏便斌曰秦勝趙必復它求吾恐魏受其師也燕雀處屋子母相哺不知竈突燄上牖將及已也可以人而同于燕雀乎凡所以外睦鄰好者如此相魏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以病致仕人曰于其行乎斌曰行將何

之山東之國將并于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新垣固謂其
衣之速斌曰炎病無良醫不出二十季天下其爲秦乎（孔叢子陳士義論勢合編魏安釐十七年其後魯仲連不帝秦蓋同此）
秦將王齕攻趙長平數月趙將廉頗堅壁以待秦數挑戰
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爲讓（責起誚來）秦范雎使人行千金于趙
爲反閒曰秦所畏獨馬服君之子括爲將耳廉頗易與（與對敵也）
且降矣趙王輕王齕怒頗軍多失亡堅壁不敢戰又聞
秦之閒言欲使趙括代廉頗將藺相如疾篤彊諫趙王
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不知

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括括自少學兵法自謂天下莫能
嘗與其父奢論兵事者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
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果將之
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括母上書止之曰括不可將
趙王問其詳對曰始妾事其父見其身所奉飲進食者以
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賜與者盡分軍吏士
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
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于家而日視便利田宅
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志願王勿遣趙王

曰吾已決矣括毋因曰王終遣之如不稱職妾得無隨坐乎趙王許諾秦王聞趙括將陰使白起爲上將軍王齕爲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軍悉更廉頗約束易置軍吏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乘勝逐追直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閒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秦出輕兵以擊趙趙戰軍不利迺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之遂身至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及糧食趙卒絕食四十

六日皆內陰相殺食由長分四隊急攻秦壘欲出四五復之不能出趙括遂自將銳卒出搏戰秦軍射殺趙括趙軍亂卒四十萬皆降白起白起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阬殺之遺其少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國大震趙括家以其毋先言免誅率表秦紀趙世家廉頗傳白起傳合編白起此役殺趙卒四十五萬合前後計之所殺百萬所謂秦以爲功天下以爲賊者也

秦之始伐趙也齊謀救之趙因請粟于齊周子曰與之秦見齊救趙親則退不親則攻請粟不與是不親也且趙者

齊燕之扞蔽猶齒脣也脣亡則齒寒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且救趙高義也卻秦兵顯名也不務為此而務愛粟為計左矣齊王不聽齊策齊世家周子或作蘇子一作蘇秦齊王建五年

壬寅五十六年魏恃秦之親欲與攻韓魏王問計于張旄張旄曰韓且坐而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魏王曰將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魏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彊秦乎彊魏乎魏王曰彊秦張旄曰韓之割將從所不彊與其所怨乎魏王曰韓將割必從其所彊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之矣魏策魏安釐王十八年韓桓惠王十四年秦昭王四十八年

十月秦分軍爲三（秦紀三白起傳作二）使王齕攻趙武安皮牢拔之使司馬梗北定太原使白起定上黨白起欲并軍滅趙遣衞先生說秦王言趙可滅之策請益兵糧于時太白星貫昴昴趙之分野也趙大恐使蘇代說范雎曰武安君將圍邯鄲乎范雎曰然代曰武安君爲秦攻取七十餘城功既大矣趙亾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雎欲無爲之下固不得矣且秦嘗困上黨上黨之民皆返爲趙天下之民不樂爲秦民久矣今攻趙趙亾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之所得無幾不如使之割地求和無以

爲武安君功也于是范雎使蘇代見秦王蘇代説秦王曰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王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能非國之利也過任之事父不得于子無已之求君不得于臣譏乎微之爲著者强察乎息民之爲用者覇明乎輕之爲重者王秦王善蘇代言范雎遂自言于秦王曰秦兵勞請許趙割城以和秦王許之十二月秦正月秦遂罷兵由是白起與范雎隙

案黄秦紀白起范雎傳策趙合編趙孝成王七年秦紀白起傳于是年書十月正月十月淸朝之十月當酉月也書

正月兵罷秦攻西晉周之十二月也下復言其十月五大夫王陵攻趙案上秦正言秦之十月周之明年建申九月也

秦大饑范雎請曰五苑之蔬草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秦王曰秦法民有功受賞有罪受誅今發五苑之蔬果是使民有功無功俱賞也此亂之道也生而亂不如死而治乃不發秦饑以明季秦王諸知之亦所以罷兵之故也五苑不發見韓非外儲說右

趙議割六城以和秦城未入樓緩自秦至趙王問以計樓緩曰昔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相室曰焉有子死不哭者乎其母曰斯子也多曠於禮若是者從母言之為賢母也

如婦言之則妒婦也故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故不敢對使必欲臣計之不如與之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抑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趙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者資之是助秦自攻也明年秦復來攻王無救矣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不知秦力之所至此彈丸之地猶不與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趙王曰誠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不復攻趙乎樓緩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虞卿曰

樓緩不能必秦之不復攻雖割何益秦虎狼之國也無禮
義之心所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
求其勢必無趙矣王必不與樓緩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
二秦趙搆難天下皆疑趙不如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
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趙之困而瓜分之矣虞卿
曰知樓子之計是愈疑天下而何以慰秦心哉且臣言勿
與者非勿與而已也秦索六城于王而王以六城賂齊使
之幷力擊秦則是失之于齊而取償于秦也以此發聲臣
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講于王矣趙王善虞卿計使虞卿

如齊虞卿未返而秦使者果反賂趙以和樓緩逃去趙策虞卿傳

韓獻垣雍于秦秦紀白起傳

癸卯五十七年秦王既息民繕兵欲復伐趙白起曰不可秦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倍於前而曰不可何也白起曰長平之役趙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於前臣料趙國守備亦已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

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
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秦王曰
寡人已興師矣八月秦九月使五大夫王陵伐趙是時白起
病不任行范雎欲以白起病取趙自為功也十二月秦正月
秦益發兵佐王陵攻邯鄲陵戰不利亡五校白起病瘉秦
王欲使白起代陵將白起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怨
秦已久救兵必日至矣秦雖勝于長平而士卒死者過半
國內空虛遠絕山河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國攻乎外
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既自命之不行乃使范雎往見白

起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將逢數萬之衆以破之楚人震恐東徙伊闕之戰君亦以寡勝衆況今以彊擊弱以衆擊寡乎白起曰昔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妒以功諛諂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得引兵深入而當時秦士卒以軍中爲家以將帥爲父母一心同力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離心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其心不同是以起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幷銳觸魏之不意魏軍

戰敗韓軍自潰以此立功皆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于長平不遂以時乘其震懾而滅之使趙得耕稼以益稸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甲兵以益其彊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上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于平原君之屬皆令妻妾補縫于行伍之閒臣民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于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國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覩其利且病未能行范雎慙而退以言于秦王秦王

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發軍使王齕代王陵將攻趙秦策趙策白起傳合編按此外圖必自敗然後人敗之兵法所謂攻瑕也秦昭王四十九年趙孝成王八年

燕王薨諡曰武成子立燕武成王十四年

趙武垣令傅豹與王容蘇射違燕眾反燕地趙世家在秦圖鄗鄗下實孝成八年事徐注九年九篇作八

趙使平原君勝求救於楚平原君勝約其門下文武備者二十人與俱已得十九人其一人未定所取毛遂自薦平原君勝曰賢士處世如錐處囊中其末立見末謂刀首先生處勝門下三年矣何勝未有所聞也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

中耳使臣得早處囊中將穎脫而出索隱引鄭德注云穎環也按鄭康成注柄也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勝竟與之偕十九人目笑之而未發也索隱引鄭德注發讀爲撥比至楚與十九人議論皆服及平原君勝與楚王言合從之利久而不決遂按劍歷階而上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不決何也楚王怒叱之遂按劍前曰王所以叱遂者恃楚之衆耳十步之內王之命縣于遂手衆何恃且遂聞湯七十里文王百里皆王天下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白起小豎子耳遂數萬之衆一戰而舉鄢鄧再戰而舉郢三戰而燒夷陵

辱王之先人甚事見冊三十六七葉此百世之怨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唯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命楚王左右取雞狗馬之血自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以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于殿上乃左手持盤血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等相與歃此血于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索隱引說文錄錄隨從之皃平原君勝既定從而歸曰勝不敢復相天下士卽以遂為上客于是楚王使春申君黃歇將兵救趙趙以靈邱封春申君黃歇平原君勝舊為魏壻魏王信陵君無忌

晉鄙軍也趙求救于魏信陵君無忌爲言于魏王極陳魏趙如唇齒相依且言平原君婣故不可負魏王乃使晉鄙將兵救趙秦王使人謂魏王曰秦攻趙旦莫將下有救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止晉鄙留兵壁鄴而秦果已使將軍張唐連兵攻魏魏王益恐迺使辛垣衍入趙因平原君勝說趙王欲共尊秦爲帝以退秦兵平原君勝猶豫未能決適魯仲子連至趙平原君勝以告仲子連曰辛垣衍安在請爲君責而歸之于是仲子連責衍曰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如肆然倂帝爲政于天下

則連直赴東海而死耳不忍爲之民也連所爲見將軍者
欲以助趙擯秦也魏特未知秦僭帝之害耳使知之必助
趙矣辛垣衍曰秦僭帝之害何如仲子連曰昔齊威王嘗
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以朝周周烈王崩齊後至周責之
威王怒而叱之卒爲天下笑天下以爲彼天子固然無足
怪也今帝秦後何以叱秦哉辛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僕乎十
人而從一人豈智不足耶畏之也仲子連曰魏之比于秦
若僕耶吾將使秦王烹醢魏王辛垣衍不悅曰先生何遂
言此仲子連曰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紂醢九

侯鄂侯爭之彊辯脯鄂侯文王稱歎拘之于羑里之庫今
帝秦非自就脯醢之地乎齊湣王將魯欲行天子巡守禮
魯之臣不納至鄒欲行天子入弔國君禮鄒之臣不受今
魏睹秦之一戰勝欲從而帝之是晉之臣不如鄒魯也且
秦既帝則將行天子之禮以號令天下變易諸國之大臣
奪其所憎與其所愛又將使女子讒妾為諸國妃姬魏王
安得晏然乎將軍何以得故寵乎辛垣衍起再拜曰衍今
知先生乃天下士也衍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矣衍既去趙
復告急于魏又使平原君勝讓信陵君無忌曰君不急人

之困非高義也信陵君無忌因數請魏王速命晉鄙進兵救趙及賓客辯士議論迭進魏王終不聽信陵君無忌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鬬以死于趙過夷門而見矦嬴矦嬴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信陵君無忌行數里心不快復引車還問矦嬴矦嬴曰臣固知君之必還也君赴秦如以肉投餒虎何益信陵君無忌再拜問計矦嬴乃屏人言曰臣聞晉鄙兵符在王臥內如姬寵奇力能竊之昔君嘗爲如姬報父仇如姬感恩欲以死報誠一開口請如姬則得虎符奪鄙軍北救趙而卻秦此五伯之功也信陵君無忌

如其計得兵符矦嬴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如晉鄙合符而疑不授兵而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有力可與俱晉鄙不聽使擊之于是信陵君無忌泣矦嬴問其故曰晉鄙嚄唶宿將往恐不聽無忌殺之心不安耳信陵君無忌知不得已乃與朱亥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果疑之擧手視信陵君無忌曰吾將十萬之衆屯于境上國之重任也今單車代之何哉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信陵君無忌遂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者父歸兄弟俱在軍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

之而進平原君勝之求救于楚而歸也楚師未至邯鄲圍急患之有傳舍吏子李談史記以私諱談作同此據說苑說平原君勝曰邯鄲急矣君之後宮婢妾被綺穀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猒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之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于士卒之閒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享士士當危苦之時易德耳于是平原君勝從之得敢死士三千人李談遂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卻三十里圍解楚魏並來平原信陵仲連傳說苑俗本誤考列國五年救安釐王二十九年

甲辰五十八年春正月燕王喜即位[illegible]孝

秦王既圍趙邑九月死傷者衆趙國救趙者兵已至秦軍戰不利白起聞之曰不聽吾言今何如矣秦王聞白起言怒因見起欲強使起代陵曰君雖病篤爲寡人臥而將之如君不行寡人恨君起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于辠不行雖無辠不免于誅然惟願王釋趙養民以待諸國之變撫其恐懼伐其驕慢誅滅無道以令諸國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秦王怒免武安君

白起爲士伍遷之陰密而遣鄭安平佐王齕圍趙益發卒軍汾城旁以應之既而魏信陵君無忌與楚春申君歇趙平原君勝合謀擊秦師秦將王齕鄭安平不能軍大敗于邯鄲鄭安平爲兵圍急以二萬人降趙王齕奔汾軍鄭安平乃范雎所任以報其救死之恩者也秦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于是范雎席藁請罪罪當收三族秦王恐傷其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范雎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白起之遷陰密也以老病未能行居三月諸國攻秦軍急秦軍數卻秦

王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白起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與范睢言使使者賜之劍起引劍將自到曰我何罪良久曰長平之役詐阬趙卒數十萬人是足死遂自殺王齕既奔汾軍遂攻汾城拔甯之新中更名安陽國策秦紀白起范睢傳合編秦昭王五十年趙孝成王九年魏安釐王二十年楚考烈王六年

秦王稽爲河東守不體于軍吏莊曰今攻邯鄲十七月不下君何不賜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于子令其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無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今君雖幸于王不過父子之親

而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十夫揉椎衆口所移無翼而飛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果牧（秦策）

信陵君無忌既卻秦存趙以魏王之怒其盜符矯殺晉鄙也不敢歸乃使將將其軍歸魏而身留趙趙王欲報其德與平原君勝謀以五城封之唐雎曰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人有德于已不可忘也已有德于人不可不忘也且矯魏王令奪兵救趙于趙有功矣于魏則未爲忠臣也君如以功自恃竊不取也于是信陵君無忌立自責似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信陵君無忌就西階

固辭終側行從東階上自言辠過負于魏無功于趙趙王
侍酒至暮口不忍言獻五城以其退讓也久之趙王以鄗
為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之趙有處士毛公隱于博徒
薛公隱于賣漿家信陵君無忌請見之兩人不肯見信陵
君無忌乃閒步與之游甚歡平原君勝聞而非之信陵君
無忌曰今知平原君所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在梁
時已聞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
我欲也平原君乃以為羞乎為裝欲去平原君勝免冠謝
乃止平原君勝欲封魯仲子連仲子連辭使者三反終不

受平原君勝乃置酒延之酒酣起壽以千金爲壽仲子連笑曰所貴于天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若有所取是商賈之人也遂辭而去終身不復見平原君勝魏策信陵君壽仲連傳合編信陵爲六國卻秦非徒爲婚姻也後儒所論不足憑蔡虛齋曰信陵君之功足以補過古人云功過當相準倘論者節取焉可也

秦兵之退虞卿以爲平原君有功請趙王益封趙王許之公孫龍謂平原君勝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而封以東武城君不讓佩趙國相印君不辭一解國難遂益封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爲君計不如勿受封平原君勝曰謹

辭命封之卒不受 趙策

天下士言合從者聚于趙謀攻秦秦王患之范雎曰秦于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謀攻秦者求富貴耳臣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無相與鬭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何則有爭意也請令唐雎載音樂與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歃以金誘邯鄲人不問金之所用則事可廢矣從之唐雎行至武安散不及三千金士果自相鬭本秦策吳注六國猶連雞羣士如鬭狗所以虎視秦張頤侈其口痛哉斯言

秦范雎失韓汝南之奉邑韓奪之也秦王曰君亡國其憂

乎雎曰臣不憂秦王曰何也雎曰梁人有東門吳者子死
而不憂相室曰公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何也東
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嘗無子時
同奚憂焉臣嘗為梁餘子不憂今亡汝南與梁餘子同臣
何為憂秦王知雎言之不實以告蒙驁驁曰臣能得其情
乃往見雎曰驁欲死雎曰何謂也驁曰秦王師君天下莫
不聞今驁為秦將得將兵以韓之細而[illegible]君地也驁何為生
不若死雎乃拜驁曰願委之卿驁以[illegible]告秦王[illegible][illegible]雎
毋嘗伐韓取秦王不聽以雎為汝南[illegible][illegible]

釋所據採輯私意在此也

三晉彊秦東都君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留其行答謂東都相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急見秦王曰請爲王聽東方之變秦必重公是公取重國之秦也從之于是秦信之依周策周紀編年注十八年必彼五字倘史該嘗于十八年

秦初作浮橋于河秦紀

秦質子異人自趙逃歸初秦太子柱之妃曰華陽夫人無子夏姬生子異人異人質于趙秦數伐趙趙人不禮之車乘資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陽翟大賈呂不韋適邯鄲見

之曰此奇貨可居居貯也乃往見異人說曰吾能大子之門異人笑曰且自大君之門不韋曰吾門待子而大異人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不韋曰秦王老矣太子愛華陽夫人而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傒有秦國之業士倉輔之子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太子即位不得爭爲嗣矣異人曰柰何不韋曰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游異人曰如君策得秦國與君共之不韋乃以五百金與異人令結賓客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見華陽夫人姊以奇物獻于華陽夫人因

譽異人之賢賓客徧天下常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曰異人也以夫人爲天華陽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之曰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怨弛今夫人不以繁華時早自結于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爲適如色衰怨弛雖欲開一言得乎今子異人賢而自知中子不得爲適夫人誠以此時拔之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夫人終身榮于秦矣從之承閒從容言于太子柱曰異人質于趙來往者皆譽其賢妾不幸無子願立異人爲適以託妾身太子柱許之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因厚餽異人而請呂

不韋傳之異人名譽盛于諸國呂不韋娶邯鄲豪家夏氏女善歌絶美者與居異人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不韋怒既而念業已破家爲異人計乃獻之至大朞時而生子政大事記書生政于五十六年正月異人遂以爲夫人邯鄲之圍趙人欲殺之異人與不韋行金五百斤與守者脫亡赴秦軍遂得歸異人楚服而見華陽夫人華陽夫人曰吾楚人也當自子之因更其名曰楚秦王使楚誦楚曰少捐棄在外無師傅不習誦楚之夫人及子政猶留趙依秦策呂不韋傳通鑑綱呂傳云大朞時生政是十二月生也則彼史所云知其娠云云皆惡秦者遂言也胡致堂譏通鑑當書呂

政孫位山管城碩記曰如知其有娠已非一月矣而又十二月而生安見其必爲呂子乎太史公本紀直書莊襄子政通鑑系秦昆也

乙巳五十九年趙以楚韓魏之師取秦所奪之新中年表於孝成王十年楚考烈王七年韓桓惠王十七年魏安釐王二十一年秦昭王五十一年

燕拔趙昌城趙世家城作壯一作附此依徐注及正義燕孝王二年

秦將軍摎伐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攻趙取二十餘縣斬首九萬我西都君恐與諸國約從將天下銳兵出伊闕攻秦令秦毋得通陽城秦王怒使其將軍摎入寇我西都西都君不能守乃自歸秦與秦以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

之乃歸西都君西都君以[illegible]獻依周秦紀趙世家編史漢高紀裴注引皐甫謐說以為漢高是秊生困學紀聞從之非也見後甲寅

王崩諡曰赧周紀

周季編略卷八下 終